

物讀年青的性合綜

甲81

1947

年青年南湖

期四第卷八第

號月八

目要期本

贈閱

地園年青

藝文

風光
學府

著論

黨團統一應有的作法（社論）

申論近百年來湖南學風

這是新時代

學術與政治

後期革命中的青年隊伍

關於黑格爾論質量互轉

我們希望能有言行相符的財政經濟政策

略談人文科學發展的困難

新民主與教育的新動向

立志·交友·戀愛

中大寫特

跳龍門

憶玉華姊

失望

後湖夜泛
那麼你終於是我的人了

鄉居小品

家

保民代表大會

深心的苦悶

寄到遠方

羅正綠

蔣繼藩

賀麟

張克剛

蕭厚德

伍啓元

張子毅

陳友松

王宇

天一

天俠

程濟軒

青果

譚國成

莎莉西

吳寄鈞

帆影

王小頑

陳參庭

胡有賦

立北平國書院

行印社刊月年青年南湖



社 論

黨團統一應有的作法

黨團統一，決定於總裁兼團長，中央黨團統一委員會，且已遵照領袖手令，議定了一些切實可行的辦法，這個問題，大概不久即可解決，我想凡是展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決不會徘徊觀望，心存疑忌，只有服從領袖意旨，執行中央決策。所要研究的，是黨團統一的方法，因為這一回作得好，是集中革命力量，足以挽回黨的危機，做得不好，便一切都完了！

黨團統一應有的作法

沒有統一以前的黨團，雙方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明眼人不難一望而知。試讀負湖南黨務重責的莫實元先生，在其論中國國民黨現階段的任務一文中，明白揭發黨的三大缺點，「第一是黨與黨員脫了節，第二是黨與社會脫了節，第三是黨政脫節」，以這樣一個患了三大脫節病的黨，還不加意改造，加以診治，其危險豈堪想像？領袖把黨團統一即針對當前國家民族的需要，期望黨能起死回生，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負起後期革命的任務。我們認為要達成這個目的，必須把過去的作風，澈底改變，切實做到下列三事：

第一、嚴格選擇新黨員，一個集團的健全與否

，純繫於其組成員之是否優秀。黨員不好，黨當然稿不出門堂來。現在的黨團員，由於組織龐大，發迅速，選擇不夠嚴格，訓練不夠普遍，毋庸諱言，是免不了品類不齊，良莠並進。雖然本年度黨團雙方分別辦過總登記，總審核，可是由於時間匆促，人手不足，未見得確乎做到了除莠存良，刮垢磨光的地步。這回中央黨團統一委員會決定黨團員重新宣誓入黨，足見察察諸公，高瞻遠矚，不同凡響，我們希望各級負責同志，把握重點，放棄食多寡數的作法，採取精兵主義，慎重地嚴格地以至公正正的態度，選擇新的黨員，有一個算一個，不分黨員團員，一視同仁，信仰不堅，投機取巧，以入黨為升官發財之階的，以及豪門資本貪污吏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騎兵悍將買辦奸商，這些革命的對象，一齊擠諸組織之外，把確能為國家民族為人類犧牲奮鬥，正心誠意，信仰三民主義，竭忠盡智，力行三民主義，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硬漢，集結一體，融成一氣，革命陣容，煥然一新，革命力量，自然充實，沛然莫之莫禦。

第二澈底消滅小組制，「黨內無派」，原是天然地義的法則，凡屬同志，即有禍福與共，生死相依的黨誼，決不容許同黨之內，再來一些甚麼派，甚麼系，分散力量，互相傾軋，自己抵自己的台！可是事實上却有人說黨內硬有所謂某某派，某某系，他們一團袖在手，便排斥異己；仇視同志，甚至說「組織就是鬮鬥」！這樣一來，被鬮在門外的同志，自然免不了想法對付，在你自己鬮着的門上，貼上一張封條。同黨之內，兩詐我虞，你爭我奪，精神既然渙散，力量遂被抵消，還革甚麼命？這會黨團統一，如想確實做到精誠團結，力量集中，首先要請我們的領袖，下一道「再在黨內造小組組織殺無赦」的手令，黨同志互相監督，互相檢舉，使那些野心勃勃的派系主義者，無法活動，才不會再來「殺家刀子」。同時也希望現時黨內有玩小組組織之嫌疑的先生們，暫時退休，閉門思過，翫光養晦，假若不這模樣，便終會貌合神離，甚至同室操戈，統一云乎哉？革命云乎哉？

第三恢復革命精神：所謂革命精神，就是不畏難，不怕苦，不愛錢，不惜死，事事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時時以民胞與之為懷，敢說敢作，不屈

不挽，不成功，即成仁的至大至剛之氣。有此精神，則事無有不成，功無有不舉，本黨推翻新清，完成北伐，打垮日本，幾格大事，完全由於這種革命精神之昂揚，乃能生出活力，成其成功。現在的局勢，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大家如果萎靡不振，畏葸苟安，不拿出大刀闊斧的氣魄，斬釘截鐵的手腕，衝開一條血路，便會前功盡棄，無以對先烈，無以謝國人！本來我們總理遺留了一套法實，足以對付內外兩方任何敵人。這個法實，就是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對付敵國外患，以民權主義實現民主政

治，以民生主義改善人民生活，還有什麼問題，會鬧亂子。可惜我們黨人，把三民主義挂在口邊，寫在紙上，不去實行，黨的政策和決議案，雖然盡善盡美，可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從沒有一件澈底執行過。尤其是關於民生主義方面，甚至變了質，予人以口實，總裁會沉痛地指出「假若我們實行了民生主義，便不會有共產黨發生」。真是一針見血。有人罵黨「說盡好話做盡壞事」，憑良心講，決不是空穴來風，今後我們的黨必須做到言行一致，向人民開的支票，一定要兌現，不兌現的宣言決議，

儘可少來一些，免使人民失望，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恢復革命精神，對敵國對共匪對黨門資本，食污土劣，一樣的不客氣，予以消滅。切切實實做幾樣福國利民的事，以收拾人心，復興民族。黨團結一，關係太重要了，筆者謹以至誠實其藹藹，希望大家拿出誠意立定決心，樹立新的作風，真正達成總裁愛國長的期望——集中革命力量完成後期革命的任務。

(楚威)



論 著

申論『近百年湖南學風』

羅正緯

不佞讀錢基博先生所著『近百年湖南學風』，不禁慨然而嘆曰，錢先生匪僅張湘學之長，直欲以此救國學之敝，吾謝錢先生，更欲因此以勵湘人，湘人果欲共肩復興中國之責任歟！則當繼近百年學風昌明而光大之。

吾國學術，淵源羣經，自唐虞以至周末，二千年民族之文化精英備矣。惟秦火之後，已成絕學，賴漢經師轉相授受得以不墜，殆亦幸矣。此之師承，正如種子，非此無以傳耳。種子既得，而延綿播種者，行當接續改善，再使更生，新種選擇，惟晉是求，自不宜拘求原始種子之皮壳形狀而一逼肖也。乃吾國不然，自有師承以來，門戶爭鬥，日趨日烈，入主出奴，互相醜詆。於是新舊愈少，學術愈衰，且不如孔子沒後，儒分為八之盛，故魏晉迄

唐，羣經寂寞，闕然無光。惟釋道二氏邁進，啓發新義，蔚然代興，醴醴以至北宋，遂與儒家融貫溝通，漸開生面。周濂溪探宇宙之本源，解太極之奧義，借助二氏之說，竟成理學之宗。羣經義蘊，頗闢新視，程朱陸王相承相起，各有獨立氣象。陸象山謂：「六經皆我注脚」，更有自我精神，頗足以破門戶之成見，化學究之迂拘。然而結習已深，衆陸異同之爭，又與今古文之門戶同為一病，自是羣經功效，未及達到充分應用之地步。蓋宇宙之理，一而已矣。惟其一，故能貫，孔子一貫之道，即以一而貫萬。「萬殊歸於一理，一理散為萬殊。」萬殊之學，各有地位，若據萬殊之地位壓執門戶，則其所學，尙未融貫最高之本源，以致枝節橫生，我見愈執。韓昌黎所謂「坐

井觀天，曰天小也，非天小也，實不知自見之小也。

滿清之入主中土，東縛思想之術，當然加緊，勝朝遺老，既痛祖國淪胥，不得不消磨歲月，惟羣經是務。於是樸學突起，高郵王氏，休寧戴氏，吳縣惠氏，金壇段氏履世相繼，其軀殼張，羣經訓詁各物之考訂，固已登峯造極，然而支離破碎，陷入深坑，自是學者受其習染，各執其說，不能超窺窺出白以外。守此者為正宗，為內行，反此者為旁門為外道，繩紲益嚴，學益隘矣。誠如王荊公所謂：「不獨不能變學究為秀才，反使秀才變學究」，故其致用之端，僅足供僱釘材料之需求，殊缺恢弘經世之素養，東南事務之才，固富於全國，掀天動地者，間始得見，人才與學術之關聯，顧不重哉。其時湘學，適先族祖澧園老人（羅典字徵五號慎齋）主講嶽麓書院，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獨出心裁，漢宋兼採。以漢學求真實，宋學求放心。既不放鬆疏狂導浮冥之士習。復不陳舊迂拘格活潑之天機。著詩書周易春秋四經管見，即當時講義，發揮新義，啓迪後生。王湘綺丈稱其詩管見「字句詮釋，能補毛鄭之略，惟善者新異，傳者怪焉，巡撫因事與典許，疏劾其謬，詔曰：「羅典學問優良非汝所及」。然在地方官淫威之下，書少傳誦，版藏麓山，已付劫灰，今覓存書，真同鳳毛麟角矣。老人壽九十，掌教二十七年，及門弟子以學致通顯者二百餘人，魏默深，湯海秋，賀蕙耕，賀庶農，唐鏡海，胡雲閣，嚴樂園，何文安，陶文毅皆是。再傳弟子曾、胡、羅、郭等輩出，遂稱極盛，追溯源流，老人為近百年來湘學之開山祖也。

蓋老人之學，其最著者於事實者，在倡導氣節。人失氣節，謂之無恥，人而無恥，其他何足言哉。老人在朝二十餘年，久列台監，時和珅當國，心實恥之，乃告終養，還里講學，一本知恥之精神積極造士。風格獨嚴，不稍寬假，老人弟子有彭某者，先以鄉試文呈老人，老人嘉之，許舉第一，榜發不第，老人異之，乃查第一之卷文則是也，名則被割而易其某矣，老人乃奏請嚴懲，副典試官與傳其皆伏誅，自是無有黜科名者，建樹學風，示範後世之功偉矣！湘學之所以能脫前人窠臼，各自獨立者，皆老人之教耳。故其時請入祀鄉賢祠之奏曰：「一時賢秀，授經魯之生徒，間代聲華，繼朱張之雅化，約人於禮法之中，得士在文章而外」。曾賓谷廉訪說之曰：「壯已登朝，南國聲華齊屈宋。猿猴好學，麓山教澤繼朱張」。觀此，則知朱張以後，擬湘學者惟老人耳。夫人之治學，繼往開來，往固宜稱，來尤當開，

開則啓發新知，更有進於古人者矣。孔子曰：「擅故而知新」。學與時新，則非守一先生之說，作一家言之奴。不佞之所謂新者，去其陳腐而生新機是也。非「譁衆取寵」，「驚世駭俗」，若廖季平之經學六變。吾無取焉。又如以堯舜為偽，大禹為虫之說，此日本人滅我文化之毒計，時人無察，互引為證，狂暴助射，禍真烈哉。錢先生所取湘之學者，或恥作婢版，或恥作附庸，觀其敘述之文，莫不精神奕奕，各具獨立剛毅之丰采，近百年湖南學風，其在茲乎。

學曾經世，而最恥經世，經世者取富貴而已，吾人研究羣經，本在開明正義人道，躬行實踐。非在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羣經字句，固須攻討，但亦不可過分，過則專成材料之末，非經世之本。故經世原理，載在羣經。銀鍊艱苦堅強之節操，認識中和公正之標準。果得其真，見諸應用，利刃不能折，萬鈞不能挫，大砲原子彈不能毀，此吾身之浩氣也，此宇宙之正義人道也。宇宙無量，聖人無窮，宇宙無窮久，羣經亦無窮久，宇宙無盡藏，羣經亦無盡藏也。時代愈進化，羣經新義則愈實現。換言之，進化愈新，實現事實愈接近於羣經正義人道矣。曾子曰：「人能弘道」，視人之運用如何。譬如大同政治，羣經言於二千年前，今聯合國策進奔赴，以為世界進化之頂點。又以抗戰論，各黨各派之擁護中央，亦同春秋尊王攘夷之例。尊王故擁護中央，攘夷故抗戰耳。今之治國者，每歎經世無術。而不知經世之術，羣經即為儲藏之倉庫，閉其倉庫，呼號飢荒，此乃大惑不解者也。如欲捐棄正義人道，則亦已耳，否則舍羣經外，烏從而認識正義人道也耶。算數教科書不言正義人道，物理化學教科書亦不言正義人道，化學算術之工具也。二者應當今日所急需，而正義人道尤為促進算術之術，化學算術之工具也。二者應當今日所有時，故值風雨陰雲之黑夜，而語光輝明朗之青天，時固不宜，必有可能之一日。湘人素具特立獨行之天性，隨時當有自覺之機會也。不佞篤守家傳。明知不合時宜，未曾折節迎人，從惡舍己，仍本國父主義，「發揚固有文化，恢復民族地位」。所謂固有文化者，羣經耳，淺薄狂暴者流，欲滅其國先滅其文化，不啻欲求速死，先毀其脈絡血液，促滅其精神於旦暮之間也，嗚乎，慨哉。

夫士之經世，弘毅為先，雖致用之法各殊，而任重致遠之道一也。吾湘會左之才之學，各不相侔，而其經世心之所共同者，「守己安人」，「天下為公」，而已矣。乘人之危而得天下，不為也，失己之修而辱人格，不為也。鄙黨惡以徇私，恥逆情而干譽，公誠示正義之楷模，艱苦造人民之安樂，樂漢而後以學為政，實行政學合一之功績者，此其黃金時代也。（其詳見拙著譚李肖明先生湘學略之補述）偉哉兩賢，同其所大，異其所小，同為成功之本，異為應付之宜，故異不害同，同更足以助異。孟子所謂「先立夫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據此證明，真確之至，通經致用，過化存神，所以貫耳，不佞非阿好鄉人，蓋欲以董狐之筆，誅百世妄究煽亂狡飾之心也。且會左交惡，無可諱言，其難得者，互諒之精神，有足多矣，文正撰句屬在對曰「季子才高，舉人竟殊相左」。文襄應之曰「潘巨擘國，翰林功業究何會」。惡聲投報，已至於此。然終未決裂，足徵賢者論交，高人萬萬。湘人欲圖經世之業，此最宜取法之處也。當時全國大局，決於會左之手，吾湘百世光榮，亦決於會左之手，若無忍耐卓絕之量，果致決裂，則湘人事業，全歸瓦解，湘人榮譽，毀於俄頃，兩雄激盪之間，危不容髮，可不懼哉。文正文襄為宇宙存正義人遺，以行其志，故 主席蔡松坡將軍智取法之，此其所以偉大而成功者遠也。近今軍人，往往以私慾未勝，輒以兵爭，以致民國三十餘年，卒無寧日，方諸會左，相去何如。「靈光不學無術」，「千古定評」，「宰相須用讀書人」，良有以也。文正文襄之典型，匪獨湘人之寶鑑，天下萬世，庸有易乎。文正知其幾，握其要，守其經，通其權，適其變，行其宜，故事解除兵柄，專主政事，計策萬全。高瞻遠矚，非人所能及。與其獨立攻擊之目標，何如潛伏把握推動之實力。此其所學，深得「無為而無不為」之遺理。且竭力助成文襄討捻征回，完成遠略，中正恢弘之度量，孰可測哉。定西北之偉業，鑿奇才之雄圖，邊陲半壁，鞏固金城，在今論之，莫不為外要之領袖，功莫大矣。文正謝世，文襄弔之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治國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斯誠豪傑之士哉。稽其偉略之源，皆經陶鑄。蓋經功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譬如原于能之功力，物理上早具有之，以前僅知一部之應用，至今有進一步發明，功愈顯而愈大，蓋經亦若是耳。吾人努力研求，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執而行之，則又無往而不利者也。

吾湘經世之學，既本聖經，而發揮光大躬行實踐於近百年之前輩，流風餘韻，向未斬替。此次抗戰，無一文化漢奸，如恥足以見，氣節足以贊。且濟濟青年，每多甫入中學，即抱經世之志，不過學力未至，莫知審擇。倘有大師如文正者出，以洪爐自居，冶工自任：「切之礎之，琢之磨之」，「匪之植之，輔之翼之」，前五六十年衰頹公之事業，不難復見於今日。孔子曰：「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才而無權，雖聖人不能行其志。即以民國為例，凡各次政變，發難流血者，無不以湖南人作核心，「惟楚有材」，誠不謬也。但互為角鬥，善則相消，惡則相長，今湖南人之寂寞，又何如耶。有流轉之謠語曰：「湖南人不和，國家患難多，真愛國家興，還靠湖南人」。湖南人之應自覺自重，宜猛省矣。湖南人果欲治國平天下，須本宇宙正義人通之原則，先之以修己，後之以安人。「富貴非吾願，功名誰我求，俯懷濟濟者，扶傷共小休」。吾願有經世責任者，應當澈底覺悟，開懷心胸，聚眾才以為才，集多學以為學，毋以門戶阻事業之完成，毋以作妒忌致賢豪之扼腕。天下本公，豈容偏私，獨有人各有志，必使充分發揮。一拘至談，四海咸服。平土芥忿瀆之氣，拾原野遺棄之珠，導青年振翻壯飛，赴義恐後，使白首發眉晚節，權利不前。以天生地長之慈，行民胞物與之愛，「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一夫不獲，時與之辜。「萬方有罪，實在我躬」。如此之「英雄肝膽，靈苦心腸」以之治國，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天下烏有不平者哉。文正有言，「風俗之厚薄柔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遺型在邇，盡其共勉。不佞常訓其兒曹曰，吾老矣，時不我與，惟有一聯以示兩賢：「眼同日月，胸同海，氣作煙雲骨作山」。處處體驗，事事修省，經世要領，盡在茲矣。國家隆替，視乎人才，人才消長，視乎學術。吾冀後起湘人，同此自勵。錢先生曰：「時限於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變，縮映於此百年之內，人限於湖南，而縱橫九萬里之紛紜，專演於若干老人之手。張皇湖南，而不為湖南，為天下。譚說先賢，而不為先賢為今日」。其意重湖南人，矚特湖南人，蓋亦至矣。不佞申其意，泣涕而道之，轉說今後湖南人，本當仁不讓之旨，以副錢先生之望。

這是新時代

蔡維藩

時代是日新月異的；個人或民族最怕不認識他們所面臨的時代，認識它，才跟上它，能跟得上，必定進步，否則必被淘汰。翻開世界史看一看，這一類例子甚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展開一個新時代，第二次大戰展開一個更新的時代。有人說，這是人民的世紀，有人說，這是民主世紀，有人說，這是強權政治時代，然嚴格說，這實是新科學時代。幾顆原子彈，事實上已將世界引至最高度科學的時代。可惜，這種高度的科學首先表現在原子彈上面，弄得一般人誤認他只是一部分軍事科學，其實，這已隱藏着有許多關於國家民族與興衰存亡的新科學，因為這種高度的科學首先表現在原子彈上面，將為一些科學進步國家民族全部生活的新基礎，也將為她們和其他國家民族生存競爭的新動力。戰時，這種新科學需要甚大，平時，這種新科學需要更大的。政治需要它，外交需要它，國家民族全部生活需要它。十八世紀歐洲科學進步而展開的工業革命，影響之重大，人所皆知，今後原子能科學將展開的工業革命，影響之更重大，我們也應該想到。

原子彈出現之後，筆者曾胃味的作過這樣的推論：原子彈一面結束了世界大戰，一面又展開了新的鬥爭局面，就前者來說，有原子彈的美國，真正打了勝戰，無原子彈的日本，幾天之內，從物質到精神一敗塗地，就後者來說，科學進步的國家，在原子能科學基礎上競爭，更加進步，科學不進步的國家，沒有這種基礎，更談不上競爭，今日已不進步，將來更難進步。所謂原子彈展開的新局面，就是新科學的競爭局面。今後世界上的競爭，一切皆必以科學為工具和基礎。競爭愈烈，科學愈進步，競爭亦愈烈。從前說科學征服自然，兩次大戰指出科學可以亡人國家，現在我們該承認最新的科學還可亡人種族。是的，原子能發展出來的科學，可以提高生活水準，但須知這種科學，誰才能提高他自己的生活水準，誰無原子能的科學，誰就有被迫降低其生活水準的危險，甚至可有被迫而不能生活或不能生存的危險，即或勉強活着，恐亦不過是在科學殖民地條件之下偷生。現在有些人似乎剛剛看出外貨傾銷可怕，工廠倒閉可怕，幼稚工業無保障可怕，請等着看吧，五年或十年後，一些國家由原子能科學發展出來的工業，還將更可怕。到那時，科學不進步的國家，恐怕來不及怕原子彈，也不見得能有怕原子彈的資格。

科學是購買不來的，也偷竊不來的，科學是憑自己絞腦汁由研究而發明出來的。八年抗戰，我們為什麼失土破家，前方拚血肉，後方換轟炸，還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科學！這以後，我們要生存，就得有科學。有科學的國家，能生存，且能強盛，無科學的國家，必歸滅亡；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而實是新時代的定律。

我們提倡科學已有年矣，試問我們科學在那裏？我問過研究科學的朋友們，我們要在科學上努力，須從何努力？他們咸認我們尚談不到在科學上與人競賽，而只能在科學上努力，以求全國衣食住起碼需要的量與質改善，短期內，使這三方面不再仰給於外人，即是大進步。據說，這仍是高調，因為為達上述目的起見，我們還得先從培養國家迫切需要千千萬萬青年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做起。是的，這實在是距離科學進步的國家太遠得望塵莫及了，然而國家民族欲求生存，就須從這遠做起，根本無巧可偷，也無捷徑可走。

這是新時代，這是新科學時代，我們真須放開眼界，看看整個世界，才能認識這時代，才能跟上這時代。否則坐井觀天，看不見世界，那能認識時代，那能跟上時代，這也好，時代教訓我們不必顧念個人小利小害而爭執，必須為着整個民族前途去奮鬥，如果再不接受教訓，人家不獨笑我們幼稚，兒戲，昏憤糊塗，而且將罵我們太不學無術，不識科學精神標準，成為世界和平執，害自己，又害人。認識這時代，但亦須不唱高調，就請先從培養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做起！

學 術 與 政 治

賀麟

1. 談到學術，我們必須先要承認，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許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他有的大經大法，他有的神聖的使命，他有的特殊的廣大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每一門學術都有每一門學術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一些人，一個個都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也於其裏，貫徹其心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末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因為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現，他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他是獨立的，不是依賴的，他的自由獨立，是許多有精神修養也真不二的學術界的先進，竭力奮鬥爭取得來的基業，學術失掉了獨立自由就等於學術喪失了他的本質和他偉大的精神使命。

同時在某種意義之下，政治也是獨立自由的，他也有他特殊的領域，神聖的使命，他有的規矩準繩，紀綱律例，他也需要也真不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英雄豪傑之士來爭取保持他的獨立自由，政治沒有獨立自由，便根本不能指導，統治，推動整個社會國家的經濟行政，教育，外交，軍事，一切活動。

學術事業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担当的，政治事業也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勝任的，學術需要特殊的

天才和修養，政治也需要特殊之天才和修養，長於政治的人，不一定長於學術，同樣長於學術的人，也不一定長於政治，許多專門學者，學問儘管很好，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會有偉大的表現，有時甚至於學問愈好，而政治能力愈壞的人，因為知與行，知理與知人，治學與治事，雖不無相互關係，但究有不同，需要兩套不同的本事，大體上說，須得分工合作，而不易求兼全之才的，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主張哲學國王，如果他意思是說偉大的政治家必須是有科哲學的陶養的通才，倒不失為很有深意的說法，如果深解他的學說，以為最好的學問家，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那末在實際上政治恐不免貽誤於蒼生迂闊之見，而理論上，也就忽略了學術與政治各有其獨立自主的範圍了。

2. 學術有學術的獨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之間，又有一種密切的聯繫，失掉了這一種聯繫，就會兩敗俱衰。

通常有一個上了軌道自由獨立的政府，一定會尊重學術的自由獨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學術也一定會培植獨立自由的人格，幫助樹獨立自由的政治，因為學術是政治的源泉，政治的源泉，一個政治尊重學術，無異飲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輕蔑抹殺學術，那末這個政治就漸漸會成爲「不學無術」上無遺棄，下無法守」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會塌台的。

由此足見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也可以說是「體」與「用」的關係，學術是「體」，政治是「用」，學術不能夠推動政治，學術就無「用」，政治不能夠培養學術，政治就無「體」，我們說學術推動政治，並不是說單是學術界少數學者教授先生們，就可担任這一個偉大的工作，我們的意義是說，學術的空氣，學術的陶養必需瀰漫貫穿於所有政治工作人員生活之中，就是說每一個政治工作人員都會經多少受過學術的洗禮，並繼續不斷地以求學的態度，精神，從事政治，以求學養的增加，人格的擴大，政治是學術理想在社會人生的應用，組織和實現，也可以說，政治是學術的由知而行，由理想而事實，由小規模而大規模，由少數人的探討研究到大多數人的身體力行，政治沒有學術作體，就是沒有靈魂的軀壳，學術沒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數人支撐空疏的玩物。

因為這種關係我們可以說，任何建國運動，最後必然是建國學術運動，離開學術而言建國，則國家無異建築在沙上，學術是建立國家的鐵骨水泥，政治上所謂真正的健康的「法治」或是儒家所提倡的「禮治」「德治」本質上皆應當是一種「學治」，「開明的政治」就是「學治的政治」，離開學術而講法治就是急功好利建民以還的申辯之術，離開學術而談德治，就是束縛個性不近人情不識事務的迂儒之見，離開學校而談禮治，就是粉飾太平虛有其表抹殺性情的繁文縟節與典章制度。

學術既然成爲政治的命脈所以新中國學者有所謂「學統」或「道統」和「政統」或「治統」的分別，參看王船山讀通鑑論卷十三，各人貢獻其孤忠以維持他自己所歸屬的「統紀」，有時二者不可得兼，深思憂時之事，寧肯捨棄「政統」的延續，以求「學統」「道統」的不墜，譬如孔子最初也未嘗不想作一番武王周公的政治事業，然時勢已非，他就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以延續學統担負「素王」的工作，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真正的意義是說，一朝一姓的興亡或治統的興亡是一朝一姓之傳祿的當政者的責任，而有關天下的興亡，亦即學統道統的興亡，人人都有責任，他這種思想，當明朝滅亡，滿人主中原的時候，特別有其苦心與用意，和他同時代的王船山，以民族命脈，學統的維繫自命，因此有同樣的抱負。王船山說：「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天下更一日不可廢者學也……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與之辨立達於一人」，（見讀通鑑論卷九，下同），足見在一切政治改革，甚至於在種族復興沒有希望的時候，真正的學者，還要苦心孤詣，担負起延續道統學統的責任，所以王船山又說：「當天下紛紛，人心靡否之日」負起延續道統學統的使命就是「獨抱天懷」「以爭制復」的偉業，從學統道統的重要及其與政統的關係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政府尊重學術，就是培養國家的元氣，學者自己尊重學術，就是小之尊重個人的人格，大之培養天下命脈。

3. 學術之獨立自由，不惟學術成爲學術，亦且使政治成爲政治，因爲沒有獨立自由的學術來支

持政治，則政治亦必陷於衰亂枯朽，不成其爲政治了，所以爭取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不惟是學者的責任，而尊重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亦即是政治家的責任，一個學者求學的獨立與自由，有時誠然潔身自好，難免與政治發生關係，特別難免爲奸雄獨身所利用，而陷於揚雄蔡邕的命運，故有時學者必須超脫政治方能保持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但須知獨立自由和「脫節」根本是兩個事，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可求學術和政治根本脫節此不可，學術和政治不但須彼此獨立自由，還須彼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許多獨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個健全的近代社會，假如學術和政治脫了節，就好像原始時代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不能分工合作團結一致的效果，這樣，決不能產生近代的學術，也不能產生近代的政治。

學術界常常有一此人，逃避政治，視政治爲畏途，視政治爲污濁，惟恐怕政治妨礙了學術的潛滋，這種態度足以使學術無法貢獻政治，政治不能得學術的補益，因而政治愈陷於腐敗，學術愈趨於枯寂，這種與政治絕緣的學術，在過去的中國，頗佔勢力，如像乾嘉時代的考證，不過是盛世的點綴，南北朝的玄談，也不過是末世學人的麻醉劑，無補於治道，也無補於世道，這種學術，表面上好像是超政治而自由獨立，實際上並沒有達到真正自由獨立境界，真正的學術自由獨立，應當是「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學術到了這一種程度，輸就能够影響支配政治社會，不怕政治玷污了他的高潔，假如我們奉老莊玄談爲學術獨立自由的圭臬，那麼去真正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就太遠了，是奇怪的就是有許多人，他們所操得學術，儘管與政治絕

緣，與社會民生兩不相干，然而他們的生活，却不與政治絕緣，他們爲爭權奪利的功名之念所驅使，一掃也可以憑個人私智和申辯之術，去作不揮手段的政治活動，反之，如孔子孟子，顧亭林王船山等人，他們的學術維繫政治的命脈，民族的興衰，然而他們的生活却是超脫政治，高潔無瑕的。

學者維持學術的尊嚴，須在學術創造的自身上努力，而不在于任事乖僻的性情，抱虛懸的態度，輕蔑政治，笑傲王侯，本來是文人習氣，許多人常誤以爲這種習氣，就是維持學術尊嚴的正常態度，我並不是說學術本身的價值不如政治，我也不是說學老尊嚴神聖的使命，超世絕俗的造詣，沒有足以諱說一切顯傲王侯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學者表面上絕不可顯露出笑傲王侯，輕蔑政治的虛驕態度，因爲這只是表示乖僻任性帶有酸葡萄意味的文人填寫氣，而不足以代表純潔的學知態度，如像陶淵明不爲五斗米向卅里小兒折腰，普通都引爲政治輕蔑的美談，其實陶淵明官歸田，另有他的苦衷，那時他看見晉室將亡，劉裕將篡，他不願作一臣，他實爲「不可仕，不忍仕」之苦衷，而並沒有根本輕蔑政治助長文人傲氣之意，（這是採取王船山獨到的看法，見讀通鑑論卷十五）杜工部詩：「本無軒冕老，不是做當時」，王右丞詩：「大人非傲吏，自謂經時務」，足見中國正統的大詩人，深知各人的志趣能力各有不同，詩人天才與政治天才有別，自己解釋自己對於政治，並沒有取虛懸輕蔑的態度，又如像周鼎二，不卑小官，然而這並不損害他「胸懷洒落光風霽月」的高潔風度。

輕蔑政治的文人習氣，既然爲詩人高於所取，所以現代的人更不能够取這種態度，作爲保持學

術自由獨立的護身符，而且輕蔑政治反對政治這要項，政府措施如有失當，你儘可批評，貪更的行你均不失為一個正直勇敢的公民，現在那些有輕蔑政治習性的人，對於一般從事政治的人，尖酸刻薄，嘲笑譏諷，而對於貪官污吏奸奸大慾，反而取幽默縱容的態度，像這樣態度於學術的前途，國家的前途，恐怕兩皆有害而無利，這種脫離政治輕蔑政治以求學校自由獨立的傳流風氣在學術上是不健康的空氣，在政治上，也不易走上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

好在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大學教育方

後期革命中的青年隊伍

聶克剛

對日抗戰勝利，民族主義的革命大體完成，而五十餘年來的中國革命運動，至此也告一大的段落。這五十餘年的過程，我們劃稱前期革命。在前期革命中，我們所標榜的是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完成，祇是三民主義的部份的實現。爲了要實現民權與民生主義，我們得繼續努力，而後後的民權與民生主義的革命運動，是要繼續過去的革命歷史而邁進，也就是要與前期革命相輝映地而換起後期革命的高潮。

在前期革命中，青年羣衆，做了先鋒隊。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中，多爲熱血奔騰的青年學子。在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青年將士的犧牲，不可以數計。八年抗戰中，堅苦奮鬥，成仁取義

面，總算稍稍培植了一點近代學術自由獨立基礎；一般學子，知道求學不是作官的手段，學術有學術自身的使命尊嚴，因爲學術有了獨立自由的自覺，對於中國政治改進，也產生良好影響，在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學術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學術自由獨立的立場，反對當時的污濁政治，反對當時賣國政府，不與舊官僚合作，不與舊軍閥妥協，因此學術界多少保留了一片乾淨土，影響許多前進青年的思想，培養國家文化上一點命脈，學術界這種獨立自由的態度，可以說是爲北洋軍閥的殘暴，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們不能夠繼續有力的新進份子，去支持陳國舊的局面，間接幫助國民革命

的，更多爲我優秀的革命青年。可以說，過去數十年的革命史頁之所以光輝燦爛，是我革命青年的熱血頭腦所造成，青年總算是做到了：「以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新的長城是什麼？就是中華民族的解放，中華民國的獨立，使侵略國家的武力，不能越此無形的長城而再來殘害我民族，危害我國家。

不幸得很！目前又處在一個新的危急關頭了！軸心國家雖已傾頹，日本帝國主義雖被降服，國內舊的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雖也均告肅清，但與抗戰勝利而俱來的有新的國外的侵略勢力，有新的國內的反動勢力；戰後兩年來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際與國內局勢，且日益險惡，民主憲政前

的北伐的成功，此後政治雖然有不少紛亂，學術的自由獨立，仍然保持相當的水準，但是學術界的人士，對於一統尚未真正成功的國民政府，態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脫，不理會是學術界當時普遍的現象，到了七七事變，抗戰建國的國策確定以後，學術界的人士，也就進而對政府採取盡量輔助買辦的態度，政府對於學術界也受諮詢尊重的態度，我們可以說現代我們中國已漸漸有自由獨立的政府，來尊重自由獨立的學術，同時也漸漸有自由獨立的學術，來貢獻給自由獨立的政府了。

途，尙有無窮的隱憂，而降服了的日本帝國主義，又正急速的在那里復興，其國內的軍閥勢力，大有在美國遠東政策掩護之下，死灰復燃，向中國捲土重來之勢；這時候，我民族國家，似又無形中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我們若不及時振作，力圖挽救，則抗戰勝利之果，轉瞬即告消失，來日大難，誠有不堪設想者！這時候，要挽救國家之危機，惟一的希望，在我們革命的青年。

青年要革命，就要團結，要團結就要加入革命的集團——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團是組訓全國革命青年的機構，在黨團統一組織實現以後，中國國民黨仍當負責青年的組訓責任，所以今後的青年要革命，就要入黨入團。蔣主席說：「我們自問入團

的志趣，雖然是救國，救同胞，為什麼我們要救國，救同胞，而要加入青年團呢？就是因為我們個人力量有限，雖有救國救民的大志，亦不能實現，所以要聯合志同道合的青年，團結一致，將大眾的意志統一起來，將大眾的力量集中起來，以造成一個偉大無比的革命力量，來推進救國救民之事業，實現我們革命的志願。

今日有少數的青年因受邪說的影響與環境之影響，在徘徊與沉悶。此種心裏上之徘徊與沉悶，實為革命之障礙。夫人人之所以可貴，即在對前途有希望，對行為有意志，對生活有理想，此為人類之特性，而在青年時期為尤然。我們所生之時代，為如何之時代，在此時代中，我們將何所作為，何所表現，何所成就，始能滿足自身之所望，達成理想之人生，此任何青年所具之感想與應有之認識，此認識而正確堅定，則心安氣壯，自能一往直前，此認識而不獲解答，或雖有認識而不真確，不堅定，



關於黑格爾論質量互轉

蕭厚德

「質量互轉」如果以說是一命題的話，這個命題是黑格爾討論質量之合一（*Wanderung*）時所提到底，現在已成為共產社會主義理論者主要的思想範疇。他們把「質量互轉」，稱做唯物辯證法，三大基本規律之一，對於一般沒有哲學素養的人，尤其富有革命熱忱的青年理論家，其所生的影響非常重大，這種影響是好，還是壞，我們暫不作任

則彷彿煩悶，乃至一無所成，今日青年之所以彷彿煩悶，實基於未能確切認識其時代與環境，因而未能適當地考慮其責任與前途。所謂適當之考慮，首先應認清我們所託生之國家與個人對國家之關係。以今日之中國而論必先能保障抗戰之勝利，確保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解放。而後乃有個人真正的理想人生之可言。如何確保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解放，此為國民革命如何成功之問題，而國民革命之成就，端在革命主義之是否實現，今日青年必須認識時代與國家環境，認識革命主義，確定革命思想，認清途徑，全力以赴，則一切煩悶，立可打破，決無徘徊與迷惑之苦痛了。

在後期革命中，青年們如果要成為中流砥柱，成為前進的隊伍，除了要拒絕徘徊與沉悶的心理，認清時代與環境確立革命的人生觀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打破升官發財的傳統的士大夫的思想，而各從其正當的職業崗位上去努力。中國的智

識份子，有許多因受傳統的毒害，既無生活之工具可憑藉，又無從事生產之興趣與志願，更不重視與生計有關的職業。甚或根本不要職業，惟業做官以求出路，或在鄉村做壞事以維持生活。做官則貪污犯法，在對則為害人羣，結果，使國家的消費量增加，生產減少，國家既談不上建設，革命更無由成功，所以今後的青年，必須從職業崗位上去努力建設，才能使革命不落虛空。

後期革命的課題是要打倒貪官污吏，消滅豪門資本，掃除封建勢力，剷除土豪劣紳。這些課題的解答，是要革命青年去以身作則地去幹的。你要自己不做貪官污吏，才能打倒貪官污吏，自己不做土豪劣紳，才能剷除土豪劣紳，否則一切都落虛空，一切都是假的。我們迫切的希望，革命的青年，要團結起來，以實際的工作和行動應為後期革命的洪流；以嶄新的姿態，以嚴肅的陣容，蔚為後期革命運動中的中堅隊伍。

Five being) 是最高可能的抽象，一切品性以及任何種類的規範，都由此抽絲得到。在這種情形下，「純有」也就是「容無所有的有」。*(Unity center)* 與無一樣，因為我們說無的意思，是指缺少一切定性。這樣有無相通，兩者間是一種互變的關係，如果希望「有」不變「無」，質言之，事物在某種限度內，佔有時空能存在，那就是黑格爾所謂

何肯定或否定的答案；然而由此，知它在思想上所引起的嚴重性。因此我想從黑格爾哲學本身去瞭解他，批評他。

(一) 黑格爾所謂質量的意義

要知道質量互轉，先須對質量的界說，有所開明。概括言之，就是說質是一種規定性，「存在」或「有」的意義。是由它賦予底，原來純粹的有

限有了。(Daer) 而所以確定事物的存在。使「有」不變「無」或由「純有」變為「限有」的那種可能性。(或稱之曰條件) 就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質，舉例說明之「人」這個概念，它之所以成立的條件，必然包含「人之所以為人的所以然」。或者「人之所以非非人之所以然」。其所以然，即吾人求知之質，依上所述，則質與實在，並無甚麼區別。這是以前積方面而立論，這種積極意義的質，也是自己內在的有。(Being-in-itself) 它與存在同一，就在事物中，事物離不了他。人的所以為人的所以然，如果沒有了，那「人」也就沒有了。也等於說「有」變「無」了。從另一方面看，「質」又是為「別物」之「有」，別物因它而存在。(Being-for-itself) 如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然，也就是人非非人之所以然自相矛盾的結果。肯定自己，即是否定自己，人是人的所以然肯定了「人」。但相反的，也否定了之所以非人。再舉例說，池是河之否定，意思是說，河有河之質，所以它不是池，但池並非「無」，而是具有某種或與河不同之質的東西，河之質在積極方面，肯定了自己(河)。質之所以為河，一方面因為他有河之所以為河，不能又是池，因此它否定了自己。但是同時池因為有了它，而與河分離。自己獨立存在。所以黑格爾名之曰為他(Teilgehalt) 而斯賓諾薩 Spinoza 對整個關係稱曰「肯定就是否定」。「All determination negation, or, To posit is to neg. etc.」這樣我們說質是一種界限，(Limit) 也可以，因為它限定了物與物的關係。它限定了某物，接着就跟來另外一物。在此就發生「多」與「一」的問題。又因為「總是要排斥其他外物維持其自身同一」。

(Self-Identity) 前面說質限定物，是一與另外許多一的關係，(排斥) (Repulsion) 後面所謂自身同一自己，祈求完整獨立，是一自己對自己的關係。(親和) (Attraction) 因為每一事物具有這兩種關係，(Repulsion) (Attraction) 自相矛盾，自求統一，結果多與一聯成一氣，成爲一個單位。(Unity) 這種「一與多的單位，就是我們要討論的質」。Streegé: 'A faculty is not an abstract many or abstract one—it is essentially a many in-itself. 量是一中之多，從全體看是一，分開來看是多，(許多個一) 如「一尺」從全體看是一，分析之，又可以說十寸，所以一尺之量，是一中之多，或多中之一，前面所引斯塔斯的話中，還提到量是對於事物存在無關的外在的規定性。它離開物而物不受影響。這裏所謂量是意思，同時「量是對於存在無關的外在的「規定性」，是限於量的變化。在不引起質的變化之界限以內，才是真理，事實上質量是合一的。他們不過是事物的兩個調語，質量是一個概念。不是不同的兩種東西。

(一) 質量互變

質量的界說及其相互間的關係，我們曾經敘述過，現在就來對本國發揮，看看黑格爾所謂質量互變是什麼意思，這裏要涉及度的問題，黑格爾認爲度是質量之合。也是質之量，(Qualitative Quantum) 在度之下，質量始終是一個，immediate Cuius 在何種限度內，它們有何種不同的形態出現，不過只有兩種可能，即「量變」到「質變」，或「量」變「質」不變。

甚麼是量變質呢，我們引黑格爾自己所舉的例來說明：

譬如水的程度增減是熱量變，熱量漸漸地減到一定限度，水就失去了液體狀態，變爲水蒸氣或冰，水由液體變到氣體或固體，便是質變，熱的增如是量變。自始至終全部變化，叫做由「量變」到「質變」。或量變質，艾思奇先生說：事物的數量的發展會引起質的變化，也必須要發生了質的變化，數量才能得到更高的發展的基礎。黑格爾還認爲量變到質變，是有目的的，換言之，「量變」似有計劃地在使「質變」，量變是質變的基礎，質變是量變所發生的作用。到此，不禁令人想起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論質與形的關係，亞氏認爲質變決定於形。形質以達到其預期的目的。黑格爾在此把量變解釋爲質變的理由，是否只是把「量」代替亞氏的「形」，而具體地給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以例證呢？如果是底偉大的思想家，也是歷史的學生。(A student) 黑格爾又說：量變到質不是一併否定質。而是這個有限的一定的質的地位，即刻爲另一質所佔住，也可以說是真正的無限的關係。因爲真正的無限是以他的對方爲一部分接受消融有限，而非一併否定對方。

關於由質變到量變，黑格爾說：「事物的質，規定量的變化的趨向及速度，權秤年的邏輯與邏輯學第三章論質變量說：「各時代生產力上量的變化，都因生產關係上質的變化，而各自取着完全不同於前期社會的形態，如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提高，更因生產關係從私有變成共有，其實的規定已與先行各期都有了根本上的差別。所以生產力上，量的變化也就是取着先行各期完全相反的形態而表現出來。如產品的飛躍增加。」潘先生的話是錯了，我們在下面會說明我們的理由。

(三) 個人的意見

前面我們說過，質量是事物的兩個謂語。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不同的兩種東西。我們說質量是兩個謂語，意思是說每一件東西有質量，我們說質量是一個概念，而非不同的兩種東西的時候，就是表明質量是不可分底，如黑板長，寬，是它的量，深度顏色，形狀，功用，就是它的質。試想在這個實例中，量的增減，同時是不是有質的增減。是否實中有量，量中有質，因此，我們說質量的時候，必須是相同一事物。如果量變到質變是真實的，那必然要證明一事物之量變了，質就跟着變。(當然說量變至某種限度)，否則，說量是一事物。說質又另是一事物。那就錯誤。Sophras所提出的問題(a)「一莖頭髮是否形成禿頭，(b)一粒米是否可以構成一堆米，黑格爾認為要用量變的關係才能解答。因為他把一粒米加上去看做量變，「一堆米」看做質變的結果。一莖髮一莖落下去，看做量變。禿頭是質變，黑格爾忽略了禿頭與髮，或米與一堆米，一則不是相同的事物，一則根本上質未曾變。換言之，禿頭與髮不是一件東西。「米堆」的質仍然是一樣。如果他能證明一粒米一粒米加上去，變成不是一樣。一莖髮一莖落下去變成不是髮。那就是真正的量變到質變。因為米與髮之所以成為米髮，有所以成爲米髮的品性。再說黑格爾自己所舉的例，水之熱度增減就變爲汽或冰，其汽與冰，固然否定了水，佔住了水的位置。但是並非水之量的增減。而是水量的變化。黑格爾如此，其他一般唯物論的學者更不消說，他們把質量分開。或把物之質量拉在一起來說。這一點說明了之後，許多誤會都可以避免。

究竟質量的關係是什麼呢，這是我們所要解答的。其實前面已經回答了，現在只是詳細地來討論，我們相信質量是不可分的。無論理論或事實都應該如此。而本來是如此。譬如由幼而壯而老，唯唯物論者認爲就是量變，直到死才算質變。其實如人由幼而壯而老說就是量變，還不如說是質變，因爲日子久了體素就發生變化。而所謂幼、壯、老、正是體素發展的階段。人由幼而壯而老死是生理上全部歷程，無所謂量變質變。再說革命吧，唯物論者以爲革命之發生，由於一個個人對現實的不滿。前者是質變，後者是量變，由許多「不滿」到「革命」，表面上誠然是變了。(由量變到質變)其實也不然，就是說：如果只是量變，即或舉天下人皆不滿，也不一定會產生革命，換言之，「不滿」止於「不滿」而已，由不滿到革命，其間還須要另外的條件，如宣傳、組織、這些也是「不滿」的量的擴大，也是「不滿」的質更加擴大了。「不滿」的質，很明顯地發生了變化。我們說質量合一還可以引用賀麟先生的一段話來參驗。「凡孤立的東西，必然過渡到其反面。孤立的質或量都虛空不實，不能成其爲質或量，認識質最清淨時，即無認識量。反之，亦然。」賀先生是以辨證的觀點看天下事物，透過辨證的思維的東西都是自相矛盾的，都不是個別單純的關係，質言之，都非孤立的個體，都是在同一背景下對立底，這種對立含有消極和積極的意義，互相建立，互相消滅，純粹的質或量，都只是字形的存在。而不是可能的思維的存在，總之，是不可想像的。量變決定質變，有如柏拉圖之觀念世界與物質世界，對立的困難。

至於質決定量變，更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說人的身體堅實了，他就會長高或變矮，發胖或變瘦，就物質方面說，生產工具改良了生產量就增加，殊不知生產工具與生產品，不是一個東西。假若有人說「我只是用量來解釋質變或用質來解釋量變不一定指一件事物的質量關係」。那上面所討論的理論和事實，都不錯，不過又何不用因果律來說明呢，最近國人有張廣文化哲學派的學說的人，提出「自然界中量變質不變，而文化界卻可以量變引起質變」的言論，他們的理由是文化不是混合體而是有機的交織，個體在全體中才能顯現，其意義如中國抗戰從整個民族求得解放全世界重建新秩序看是有很大意義的。否則就其單獨抗日論其價值，遠不如前者。所以它不能離開全部世界大戰，也就是說量變就會引起質變。殊不知它離開了全部戰爭，實在質量共變，而非單方面的量變，因爲「中國抗日」就是構成世界大戰，建立人類新秩序的條件或品性，亦即其規定性(質)。

最後我要說的，我們既然不承認質量互變，那就說不上什麼定律了，何況辨證法只是一種較形式邏輯正確而普遍有效的哲學觀點，黑格爾會經用它來說明過質量的關係而已。(完)

憶洛川

蔣蔭葵

孤城一角罩斜陽，

鐵馬秋風刁斗聲，

我愧守邊班定遠，

歸來兩鬢已成霜。

我們希望能有言行相符的財政經濟政策

伍啓元

有人會經很沉痛地說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關於中國政治上整天開會浪費時間，而又「會而不議，議而不決」種種弊病，我們不在這裏加以討論。在這裏，我們只從財政經濟方面，專就「決而不行」的問題，加以檢討。

從抗戰開始到現在，歷次最高決策機構（如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全體大會），對經濟財政都有許多決議案。這些決議案雖然也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如能全部施行，則中國的經濟財政早已走上軌道了。不幸這些決議案很少是認真實施的。除了技術上的問題或關係軍事需要的迫切問題（如財政收支系統的改訂，田賦改訂實物等）外，很少決議案是見諸實行的。不但如此，就是行政機關自身所決定的辦法，也常常是「言」和「行」不相符的。

就因為中國的施政（特別是經濟財政方面）是決而不行。是言不符行，所以有人會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國家。認為中國政治是一種文字與事實相互矛盾的政治。至少在財政經濟方面來說，確是如此。

為甚麼「言」與「行」不相符合，為甚麼文字與事實互相矛盾呢？就我們的觀察，這可能有七個原因：

第一、中國是一個文字的國家，人人都好做八股式的官樣文章。因此開會的人在提出議案時，大會在通過議案時，負責官吏在作文字的決定時，根本就在練習「作文」，根本就在寫「官樣文章」，自始就只注意文字而沒有實行的意思。

第二、有時負責的人在作文字的決定時，其目的不但不在把所說的去實行，而且相反地是利用文字上的決定去庇護事實上完全相反的措施。因此一個貪污的人有時在會議上提議懲治貪污，一個有錢的人有時高呼「有錢出錢

」的口號，而事實上則在籌治貪污的旗幟下去實行舞弊貪污，或在有錢出錢的口號下實行「有錢得錢」。

第三、有時一種決議是被迫而產生的。提議的人或負責的人在提出某種文字，他們本來根本不贊成的（至少他們內心上是反對的），但因會場的空氣。或因輿論的壓力，為着「敷衍」一時，或且為着保留官位，在文字上樂得提出一種動人的主張，但在實際上却用種種「拖」與「推」的辦法，使這種文字不得成為事實。

第四、有時文字上的決定只是聽書草就的「文章」，負責的人根本是沒有理解的。無論在中國或在西洋國家，負責行政或立法等部的要人，他們許多文字都是秘書或職員擬就的，有時這些文字的內容，要人本身沒有真正的理解。以前有人談到英國保守黨政治家老張伯倫時，會說他在野時因為自己起草演講稿，所以主張保護主義，但到了當政時因為演講稿由常務官代為起草，所以深帶自由主義的色彩，以倡導保護主義為主要特點的老張伯倫，尚且無法逃脫科秘的影響，沒有甚麼主張或特點的人，便更難逃脫秘書科秘的影響了。又如關於「有錢出錢」的文字，今日中國的秘書科員，是受物價壓力最深的人，他們更心主張強使有錢的人出錢，因此他們所擬的一切文字都必然是主張「有錢出錢」的。但提出這些文字的人（亦即法律上的負責人），却根本不感覺有強使有錢人出錢的必要，因此他們也就沒有嚴格執行的理由了。

第五、有時一個案件的提議，一個提案的通過，或一種文字決定，提出及通過的人確作了很詳細的思考，並確有以執行的意思。但因執行不得其人，或因機構並不健全，或因舞弊貪污，結果執行就變了質。結果「言」和「行」這是有很大的距離，「文字」與「事實」這是有很大的差別。

第六、有時文字所決定的，負責的人確願執行，執行也沒有毛病，但因環境種種困難，社會種種阻力，執行時缺乏勇氣與決心，結果半途「知難而退」，結果使「行」不符「言」，事實不符文字的規定。例如在抗戰期間，許多良好的決定，在主管原亦希望努力施行，但終因既得利益集團阻力太大，而負責者缺乏勇氣與決心，結果文字的決定無法得到事實的表現。

第七、有時決定文字的是一類人，決定事實的又是一種人，這就使「文字」與「事實」各行其事，彼此互不相連了。試以公務人員待遇調整為例，在二中全会時，二中全会明白通過議決案規定對公務人員待遇應作合理的調整，但事實上公務人員的生活，是日漸「改壞」，而不是日漸「改善」。在這裏「言」所以與「行」不相符合，其中一個原因是決定文字和決定行動的並不是同一類的人。三中全会中薪階級有很大的力量，因此在文字上決定改善公務人員待遇，但負行政責任的較主要人物，大都不是靠薪水為活的，他們自然就不必關心公務人員的生活了。

由於上述七種原因，結果中國的施政便變成言行不符，在言行不符的情形下，有政策也變成了無政策。這種情形在財政經濟方面特別明顯，因此今後我們無論開誰，誰也不能提出甚麼是中國今日的財政經濟政策。今日物價的飛漲，生產的衰退，國民經濟整個的不安，都是沒有財政經濟政策的結果。

要挽救今日中國的經濟危機，我們必須有一個確實而合理的言行相符的財政經濟政策。具體地說：第一、今日大家必須根據理論與事實，切切實實地擬定一個要實施的財政經濟政策。這個政策既不是一種官樣文章，更不是用來庇護相反的行動，也不是只作敷衍之用，而是由負責人親自主持，決心實行的。第二、負責的人對於這個新的財政經濟政策，必須有切實的了解，不只了解，並且有信仰與決心。決策的人最好即同時負起執行的責任。第三、只有執行的決心還是不夠的，執行時必須有好的辦法，有好的機構，有好的人。為着「達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提高待遇，剷除貪污，增進效能。最後，大家必須動員全部力量，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及其他阻力，如果這幾點都能做到，則我們可以有一個合理的財政經濟政策，但中國真能有一個「言行相符」的財政經濟政策嗎？

這期刊者欄大部份都是幾位有名學者的文章，其見解之精闢，讀者自可欣賞。

編者自接辦本刊以來，不覺又已七期，七期來是否有些許成就，有待讀者批評，編者個人所感覺到的是工作做得太少了，脫離理想境界太遠了，尤其許多讀者寶貴的寶貴意見，一直到今天還未付諸實現，更感到萬分慚愧。

本來編者，讀者，以及作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密切聯繫，可是由於編者太忙之故，好些讀者與作者的來信都無法回覆，聯繫也就談不到了。

編者的話

為什麼編者這樣忙？這又牽涉到經費問題了，由於經濟的限制，舉凡編稿校稿發行諸事宜，均須編者辦理，因此許多要改進的地方，也就無法展開，這點是需要大家諒解的。

青年園地本期又增加了一點篇幅，以後我們還想法繼續擴大。不過編者也得重複說一句，希望多寄文藝稿，少寄論著稿，並且字數以二千左右為佳，而以四千字為限。

漫畫木刻以及各種圖片，從下期起我們擬試管一下，盼望愛好讀者務予支援。（青）

略談人文科學發展的困難

張子毅

有人說：「人最不了解的，還是關於人的知識。」我們更知道，近代人類社會各方面所以發生脫節的現象，多少是由於文化中精神部分趕不上物質部分的進度。在科學發展史上，人的科學也是發展得較晚；算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逐一發展起來後，人文科學才開始萌芽；正因為人物科學較自然更複雜奧妙，須有其他科學做基礎，才有發展的可能，這樣，人文科學在發展上就顯得落後了。

從遠邁大處看，人文科學的成績，確是日在增進中，各方面的貢獻，着實有不少是很寶貴的。那些已有的知識成果，雖未必表達出全面的真理，却各有其片面的真理，若能善用那些片面的真理，選擇其中精粹部分，揭發其中糟粕部分，就可以藉已有的知識成果向知識上往前逐步推進，直至接近於全面的真理。這樣一代一代在真知識上累積下去，後一代接着前一代的成績繼續前進，像接力賽跑一樣，必將達到最後的目的——取得全面的最後的唯一的真理，集結出人文科學的大成。

使人文科學集大成的路程是漫長的，工作是艱巨的，因為阻礙人文科學發展的因素正不知有多少，不易一一知道和列舉出來，這裏且提出幾個主要的因素來說明一下。

第一是偏見的為害。人和人間的關係和行為真，總多少包含了一套和我們感情結在一起的價值觀念。這套價值觀和相連的感情作用，不知不覺間就形成為偏見，遮蔽了我們的觀察，堵塞住了我們的思想。例如凡我們所喜愛的人，總祇見到他的好點，見不到他的壞處；反之，凡不為我們所喜愛的人，總祇見到他的壞處，不見他的好點。要能撇開好惡，一視同仁的加以客觀分析其好壞優劣之點，確實要有一番修養工夫才做得到。這個例子不過揭示偏見的一端，即此一端已可概見除乎偏見的不容易。然而不去偏見是不可能有人文學中有透徹的。

第二是社會阻力的為害。因為人文科學是以人事作研究的對象，研究的結果往往要影響到人事上去。影響如好壞罷了；如壞，就要遭到被研究的人或集團的反對，排斥，處制，甚至摧殘。例如，中國政治壞到一塌糊塗，這

難道是始於今天的事，難道是不可索解的事，明智者早就見到了病根，預料到毛病必然發作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成敗的道理很顯然，可是一直到今天，當政者還忌諱有識者指出政治腐敗的癥結所在。試問不明病的癥結，不從癥結上着手醫治，毛病如何會好，若使當初就虛心就醫，又何至演變到今日窮惡不堪的田地。然而握有權力的人，總不肯就教於科學，偏和科學作對頭，阻撓科學的發展，用「思想統制」去扼死科學，這也不過舉了阻撓人文學發展的一方面，其實，社會中其他各方面，多多少少犯了阻撓人文學發展的罪過，即使在所謂「志同道合」的團體中，又怎能容忍一種具有科學精神的批判和分析去發展！

第三是真偽混亂的為害。如果你想對一個政治或社會的問題作帶科學的分析和批判，着手去找材料，就會發現與問題相關的當事人如何捏造許多虛偽的事實，目的就在以偽亂真，淆亂視聽，好逃避道義的譴責，達到自己自私的目的。要從這堆真偽雜陳的材料中，排真剔偽，真非易事，無奈在新聞統制下，很難有機會親自去找到真實的材料，在真實材料的缺乏下，科學的分析工作，是無以着手進行的。

第四是以偏概全的為害。上面已經說過，在人文科學的成果中有些是很精采的，研究出了真理的一面來。錯誤是發生在以偏論概全，本來祇適用於一部分一個角度裏的片面真理，硬要用來解釋全部現象，當然是解釋不通，祇好牽強附會的去勉強解釋，弄得錯誤百出，由於多量的錯誤，更把那門科學在某一個度內的真實貢獻給掩蓋住，人家但覺得那門科學一無是處，豈不冤枉。這種以偏概全的作風，相當普遍，於是在科學門類與門類間，學派與學派間，彼此攻訐，互揭對方短處，忽視對方長處，學術論壇上紛紛紛紛，無非是破壞的作用多，建設的作用少，不能收到取長補短，相反相成的效果；徒然彼此把力量抵消了，把真理弄混了。人文科學的進展，因此大受其害。

阻礙人文科學發展的因素很多，上面所提出來的是比較重要的幾點。若是我們能認識清楚這些困難，設法避免克服它們，或許對人文科學的發展，不無小補。

新民主主義教育

陳友

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康威教授所提出的口號，這是十年前的事。十年來美國的民主已有嶄新的姿態，一九四〇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們的德讓克拉克宣言，在國內已有人介紹過，（見教育新時代）其意義之廣，可與我國的三民主義並美，一九四三美國全國資源計劃局發表新人權法案，是新民主主義的實際應用，共有九點：

一、工作權在能生產的盛年以內應享受有用的創造工作權。二、公道權能充分取得生活的必需品和舒適的享受以各人的工作，思想節儉以及其他對社會有益之服務為交換的代價。三、充足的衣食住與醫藥保健權。四、經費安全權，有避免衰老、貧乏、寄生、疾病，失業與意外廢弱種種壓怖之自由。五、在自由企業制度的生活權，避免強迫勞動，不負責任的私人勢力，武斷的公共威權和無限的壟斷。六、來往的行動，言論和誠懇和避免秘密政治警察之偵探等權。七、法律上的平等權，平等得到實際的司法裁判。八、為工作為公民為個人生長與快樂之教育權。九、休息娛樂與冒險，享受生活的機會以及參與在邁進中的文明等權，據計劃局云為要實現這些新人權要

我們有能力把德讓克拉克，和平與動盪，經濟融貫起來，這是歷史上從來未做到的偉績，今日

已成為可能了，因為一切動盪的廣大經濟所需的條件我們都有了，一九四四年華萊士萊德讓克拉克再度工業化的社會為背景，由家庭到國家到世界，由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的經濟，由此組織散漫到有密切的社會，此乃時代之大趨勢，在此過渡的時代產生，生活與文化上的各種紛亂與衝突，迫切地需要心理上制度上有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造，其主要困難在於社會結構各部門的進步快慢很不一，科學，工程與發明，生產方法的改變大過於分配的方法，即在經濟範圍以內生產方法的改變大過於分配的方法與人民對於社會組織與制度的偏見思想，仍舊一貫無有改作，以適應牛車馬力手工時代的心智來應付摩托車，機器動力與自動工廠彈時代當然是要使社會發生災禍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教育的中心責任，就是要使人民的心理重新改造，以適合新時空環境，要訓練人民如何生活在新的大變動的情境中，要教他們放手去對建社會個人主義經濟所孕育的一切情操與信念，培養以新的知識態度與思想，俾能有效地講和地生活於新實在之中，換言之教育的新使命，就是在訓練人民以新民主主義的生活方法，如何實行新的人權並履行新的義務。

新民主主義康威教授的分析是要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化的，其連環有三：

一、是民主和傳統的個人主義經濟斷絕聯繫。二、是由於知識與了解而自由並志願地接受人羣互相依賴的和衷共濟制度。三、是經濟機構的組織與行政要以大眾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如果民主沒有集體的基礎則民主將是一張空頭支票，但新民主主義

不是蘇聯式的集體主義，為避免誤解起見，康威教授聲明，並不放棄個人價值的理想，也不阻抑個人的修養與生長，因為集體主義的工業經濟，給予人類以空前的生產能力，自由的基礎，即可以從此點看出，而且這種集體主義的經濟，也不是像蘇聯一樣用外力強迫，而是由人民對於實在之志願的聯想，自由地適量情況的需要自然地發生於知識思想了解，而且適少數派的獨裁，不足長而最可畏的，是無知與無能的領袖之獨裁，但由人民志願接受，新時代實在是一種不能十足實現的理想，因為每一國都有補勢集團，要維持傳統的制度，如果他們接受基本的改造則需予以合理的對付，否則間或有有用武力的必要，資本主義社會利益之衝突是深刻而由來已久的，此衝突并未解消，反之藉着言論與討論更明朗化而尖銳化了，集體主義的經濟到底是為着誰的，為少數統治階級呢？抑是大多數民眾呢？這是正過渡到集體經濟的國家中的時代大門爭，從新民主主義的理想看來只有唯一的答覆，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利益必須是佔首要地位，美國社會科學專家，已有力地肯定了新民主主義的信念，就是一切男女都有管理化的平等機會，並且承認自由放任主義已成過去集團經濟是時代的趨勢，他們宣言改造社會科學教學的十大目的之一就是農工商業與政府的全國計劃保持源源不斷高水準的貨品之大批生產，並保障國家資源經濟最有效率的使用，以上是新民主主義的精髓是完全以民生為中心的，至於教育應有的新動向則可在下列略述端倪。

（一）教育要採取主動，教育哲學要受新社會哲學的洗禮，要與實際社會情形相通，並有創造新社會的內容，教育沒有社會內容而視之為一種方法

育 的 新 動 向

松

，則是空洞的無中心的，教育不能徘徊於歧路，要確定主軸走一條路，教育不能中立，必須要對許多問題有選擇，有拒絕，例如學校的物質環境，在美術價值上必須決定的選擇而偏重着某種建築式樣，排拒其他的式樣，認常的門要開在某特定的地方，同樣的分析可以應用在教師的選擇，課程的決定教課書設備以及教學方法上，特別重要的是學校生活的組織方式，師與師，生與生，師與生的關係及教師與行政者的關係，任何機構都反映着某種政治理想，因而某種思想與價值都受了潛移默化，一切學校對於引起學習興趣的動機也要有選擇，教育既是在指導生長中的有集體則生長須有一個方面，此方面的決定為一切教育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教育的目的要重新

決定，新民主的教育目的是準備下代人為建設集體經濟基礎的民主文明與文化而工作而犧牲，積極地勇敢參與民主化的工業社會之建設，並與世界各國合作交換貨財，培養藝術，促進學術與思想，維持世界的和平，從個人的立場說，教育的目的是在發展全人不偏於知識同時注重品格之養成習慣態度與心情的培養，使能有均衡而和諧的人格。

(二)教育的自由與統治是相對的，社會不主張思想統治與固定學說的灌輸，要鼓勵學生懷疑一

切，批評一切，但這又不是否認教育應受一個偉大社會理想所支配，老實說任何社會理想若不能充分供給機會發揚習性自由是不值得我們擁護的，然而批評的智慮之運用須適合兒童的成熟水準，大學階段應有充分自由避免監護的過度拘限，幼稚園與小學甚至中等學校，則要有不很同於大學的看法，指導的限度應與成熟的程度成正比，但在每一階段學生的興趣仍是要充分利用的。

(三)新時代的課程課程應當改為包括學校一切生活的課程各科目的學習不再是零碎的堆砌，而應有聯繫與統貫，科目雖可仍舊不必新增什麼，但學習的精神與風氣則完全不同，私人的佔有的傾向要有嚴格的壓制，反之處處都要充滿社會化的合作的與創造衝動，自極幼起始學校的全部生活組織應適於加強這些品性。凡是以競爭方式壓倒他人的學生都不應當得獎，但這不是說我們要主張平頭的平等，仍是使人類中的奇材異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學習的動機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一定是要一切人都聯合起來做共同的工作即是提高全人類物質與文化的水平，社會實用科學固要注重也要職業及文化與精神方面的發展，力求普通博雅教育與職業實用教育之融合，一切科目的教材都應貫注以社會的意義，社會科學要抬頭，因為他的功用是特別大的。第一、社會科學要能使下代人對於上下古今中外的民衆生活，有正確的了解，以本國為中心，以現代問題為高峯。第二、社會科學要用以開揚文化與學術之演進。第三、社會科學要能說明民主理想發展之史勢大要。第四、社會科學要能詳細剖析工業文明之發展及統合經濟之出端及科學與工程對文明的貢獻。第五、社會科學應能解釋現代社會各種衝突

與盾矛，例如繁榮與恐怖，貧富的懸殊，勞資的糾紛等問題。第六、社會科學應介紹下代人當代的產生的有力的社會哲學的改造方案。例如資本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分配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都要清楚明白其前因後果，而歸結到新的民主或三民主義的理想。第七、社會科學應供給青年以材料，從新民主的觀點對現代生活有批評的價值。

(四)新時代的教師，教師應當是社會上的頭等人才，我們的明日之奇異的世界，著者魯氏謂將來教師將是社會上待遇最高的人，除非有高才有魄力有領袖才能而且也於大眾福利的青年男女被吸收到教育界則公共教育是沒有多大希望的，今後的教師訓練不再只是側重教法與技術，即所謂教育科學，並注重廣博的文化訓練，及現代思想的發揚，教師應有充足穩定的待遇，有充分教學的自由，不受外行與政客之干涉，在教育行政上他應有參與決定政策方針的權利，教育行政的第一大任務，乃是在促進教師在專業勇氣修養與創造各方面不斷的上述。

(五)新時代的學校與社會，學校雖是教育過程的焦點，但社會學已經證明學校的力量比社會各種力量是有限的，家庭與社會依然是對兒童有極大影響的，現代一切的新工具如新聞紙圖書電影無線電及其他交通工具，發生排山倒海的力量，於是學校不能斷教育之功能了，學校與社會更應發密切的關係，自無疑義，所以有社會教育化和計劃教育的理論出現。

總而言之，今後之教育應當是全民化全人化全生化全靈化全球化，但不忽視在不同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之特殊的應用，不抹殺各民族各個己的特性而應為一種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羣己合一，文實合一的教育自無疑義了。

完

立志·交友·戀愛

· 王宇 ·

——人生散論之一

事業、朋友、婚姻，是人生的「三大問題」，這是一般人在談人生問題時所一致公認的。

然而，要想事業成功，必須先要定出一個努力的方向，即是說必須要確立一個志向，然後集中全力向着一個目標邁進，始克獲致預期的成就。

同樣，要想多交幾個「患難相扶，甘苦與共」的知心朋友，以便自己在茫茫的人海中能夠多得到一點友情的溫暖和慰藉，也不能不先對「交友」問題有一個澈底、清晰的認識；至於要

「戀愛觀」，因為這是一個人終身幸福所繫的重大事情。基於上述，因此，我們與其說事業、朋友、婚姻是人生三大問題，毋寧說立志、交友、戀愛才是人生的三大問題。這樣子說，對於問題的本質，似乎也更要切近一點。

現在，我們分開來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討論：

一、先論立志

我們的事業好比一隻小船，戀愛、交友、以及其他學問，能力……等比如船上的槳，而立志就好似小船

上的舵一樣；沒有槳或者槳不齊全，小船誠然不能前進或是前進得很緩慢，然而缺乏了舵，就有如瞎子摸路一般，不但枉走許多之水路，而且白費了自己不少的精力，這小船還是永遠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打轉……；以至於死亡，永遠沒有達到成功的彼岸的一天。

曾文正公說過：「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立志也是如此。因為我們一生的精力和時間，都有限，而一件偉大事業的完成，往往盡畢生之力猶或未能竟功，乃至需要後人的繼續努力，何況

見異思遷、好高騖遠之徒，目標一紛亂，作起事來便茫茫無主，精神、力量，也都完全不能集中，於是東也嘗嘗，西也試試，到頭來還是一無所成。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一句俗話：「門門懂、樣樣懂」，這是對於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個絕大諷刺。在立志方面，又何嘗不是一樣：「立志太多，是即無志」，希望青年朋友們永遠牢記這一句話。

立志對於吾人的事業和前途，既

然如是重要，那麼，青年人應當怎樣立志，和立什麼樣的志呢？我以為青

年立志，必須先要具有下列三點基本的認識：

(一)「看」看，就是看得遠，也即是說青年人立志要「眼光遠大」，「認識清楚」。青年普通都犯了「好高騖遠」的毛病，在認識上更是往往陷了「升官發財」的錯誤而忘記了國父所說「青年要立志作大事、不要立志作大官」的訓言，因此，他們大多太看重一時的得失榮辱而葬送了自己一生的事業前程。觀乎年來投考大學各院系的考生比例中，法商學院佔十分之七八、理工學院幾乎無人問津的現象，聰明的讀者大概可認識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了。

(二)「站」站，就是站得牢，也即是說青年立志要有決心，要有恆心，要有耐心——一句話：「不怕失敗」。一般青年在最初踏入社會的時候，都是雄心勃勃，志氣凌雲，然而一遇到小小的挫折失敗，便都又垂頭喪氣，心灰意懶，認為這便是他們一生中「最後」的一次失敗了。事實上只要他們對於人生再多有幾年的體驗，就會知道世界上任何事情均無「最後」失敗之可言，只要你不怕失敗，繼續努力，一切都有辦法，一切都

能成功！

(三)「幹」幹，就是實幹、快幹、苦幹；說得再淺一點，即是要「潛重實行」。青年人往往心浮氣傲，脾脫一切，以致其理想多與現實脫節。他們的志向儘管聽得很高，然而在開會討論之際，在友朋閒談之時，在月白風清之夜，在寂寞沉思之時，……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他們常常都這樣說，這樣想：「將來我一定要作一個××」，然而他們說過想過，却很少做過；他們不願意從基本的，很小的地方作起，覺得這是「不屑於」，所以就等待，等待……；一直到快進入墳墓的時候，還在做着「我要作一個××」的黃梁夢，可憐的幻想者！他們一輩子沉醉在自己虛無飄渺的「理想」中。青年朋友們，請永遠記住——

「真正有為的青年，應當是具有『幹』的精神的青年！」

二、次說交友

報章上和雜誌上，常常都可看到談「交友」的一類文章。然而一般都是老生常談，說什麼交友要「誠」哪，要「同情他人」哪，要「彼此互助」哪，要……談去談來，都不外告訴你「交友」的「技術」，大家都看得厭了。

我們的事業好比一隻小船，戀愛、交友、以及其他學問，能力……等比如船上的槳，而立志就好似小船

我以為只要你自已本體健全，「技術」問題倒在其次，因為「交友」原是基於人與人之間在學問、道德、事業等上「互助互碰、互勉互助」的需要，而且是一種「永久性」的需要，決不能用假裝誠懇，假裝同情這些「技術」（說得不好聽一點，便是「玩手段」）去獲得友情，這樣的友情，就算暫時獲得了，也是不能長久的。

所以對於「交友」問題，我們應當着重的不是「技術」，而是「清楚的認識人」，「慎重的選擇朋友」的基本觀念的樹立。

先談「清楚的認識人」。

清楚的認識這個人，也即是說要澈底的了解這一個人。他有什麼長處？他有什麼短處？他品行如何？他學問、能力及如何？他有無嗜好？他對事業、對人生的看法怎麼樣？他對朋友是否忠誠？對事業是否具有信心？……這些，你都要客觀的細加分析。這是交友的第一步功夫，亦即準備工作。

次談「慎重的選擇朋友」。

對於每一個與你生活較為接近的人作了一番「認識」的工夫以後，然後你才慎重的選擇那些長處多於短處，品行高尚，有相當的學問能力，沒有惡嗜好，有正確的人生觀，對朋友絕對忠誠，對事業具有信心的人們來

作為你終身的朋友。當然，在選擇別人的時候，你同時更不要忘了健全自己。

能照上面所說去選擇得來的朋友，才是靠得住的朋友。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的確，朋友不在「多」，只要「好」。有些人八面玲瓏，乍眼看去，交遊似乎很廣，實際上「朋友太多，等於沒有」，我們要有所「不交」，而後才能有「所交」，也才能說是「交得其道」。俗語有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對於那些毫無選擇的濫交朋友的人，這確是一句含義深刻的警語。

總之，人生不能沒有朋友，然而更不能濫交朋友。沒有朋友，至少還可以獨善其身，不至貽害他人；濫交朋友，則不但白白浪費許多時間、金錢，甚至因為朋友的誘惑，常常幹出一些為非作歹的事來，弄得自己身敗名裂。所以我們對於交友所持的態度，應當是：「清楚的認識人，慎重的選擇朋友」！

三、談談戀愛

談「戀愛」問題的文章，大家看得很多；對於「戀愛」問題的討論和說教，大家也聽得很多。但是假如有人問你一句：青年人究竟應不應當談戀愛？恐怕大多數的青年朋友們，還是會瞠目以對，不知所答吧！

原來，一般人談此問題時，往往處於兩個極端：一種是主張絕對禁止青年人談戀愛，認為這會影響他們的學問、事業、乃至身體的健康，而認為青年人談戀愛為害多益少之事；另一種則主張青年人談戀愛——至少不能禁止青年人談戀愛，他們的看法是談戀愛乃人類「食、色」的本性，而且社交公開，可以減少青年男女犯罪的行為，因而認「戀愛至上」為天經地義之說。持前項主張的，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持後項主張的，又多半是青年本身，所以，這兩種絕對不同的主張，也可以說是新舊時代交替期中的一種「思想」上的衝突。

第一種主張，不免「落伍」，而後者的看法，也未免「過」於「前進」。持第一種主張的人，只看到「禁止青年人談戀愛的好處而不及其壞處」；持第二種主張的人，則又只見及「青年人應當談戀愛」的好處而不及其壞處。兩種主張都各論了一個極端而不能說是「持中」之論。

那末，青年人究竟應不應當談戀愛呢？

這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肯定的答覆和主張，否則便犯了上面所述兩種「極端」之一的錯誤。因為青年人之於戀愛，不是「應當談」與「不應當談」的問題，而在於青年本身

對於「戀愛」問題是不是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有，可以談；沒有，不能談！

這是我們談「青年人應不應當談戀愛」以前的一個「先決」觀念。然則，怎樣才算「正確」的戀愛觀呢？

正確的戀愛觀，應當認識愛是人生的最高目的。這種自然過程好比旅行之於人生一樣，可以有，但並非「非有不可」，完全視自己之實際需要及自己所處的客觀環境而定。因為拿旅行來說吧，旅行雖然有它的好處，可以廣見聞，強身體，但要是你除開旅行以外，什麼事情都不作，那便失去人生的真正意義和中心目的了。人生的真正意義是「服務他人」而不是單為自己享樂，所以你應當選定一種「服務他人」的事業來作為自己終身努力的目的。旅行，戀愛哪，凡是可以帮助你完成「服務他人」的事業的（至少，要不妨礙你的事業），都可以行；否則，都不能行。換句話說，事業的完成才是你人生最後的目的，而戀愛只不過是你人生過程中並不重要的記程碑之一而已！（完）

——謹將此文獻給鼓勵我寫此文的玉環——

的玉環——



華南最高學府

國立中山大學寫特

[續] 天一

優良教授

一間大學的好壞，決定在教授，圖書，儀器三者，所以教授的優良與否，影響學校的進步至鉅，本校自創辦迄今，莫不羣賢畢至，名流學者，薈萃一堂，以樂育英才，當然有時爲了某種不得已的關係，存在着一些蹩腳的教授也是有的，但數目是少得可憐，而且並沒有担任主要課程的，自王校長星拱接長以來，大事整頓，銳意求進，國內名流學者，延聘至多，以故現今教授，一般言之，都够得上水準，而優良的教授，比之北大底優良的教授毫不遜色。中大優良的教授太多了，這兒不能逐一介紹，只能將幾位重要的學府人物，簡單的提提而已。

校長王星拱，安徽人，五九歲，英國皇家科學院畢業生及研究生，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兼化學系主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中央監察委員。

教務長兼農學院院長鄧植儀，廣東東莞人，五九歲，美國威士綱臣大學農科學士農科碩士，曾任廣東農林試驗場場長兼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廣西實業院長，廣東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廣東土壤調查所所長。

哲學系教授吳康，廣東平遠人，五五歲，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廣東大學文科系長，文學院長，巴黎大學漢學教授，本校文學院長，研究院

院長，現任中華文化學院院長。

歷史教授兼哲學系主任朱謙之，是五四運動健將，東南半壁史學權威，曾任清華大學教授，本校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現兼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主任。

文學院院長兼文科研究所語言學部主任王力（了一）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專門部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文科博士，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國內語言學權威學者。

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四九歲，福建人，日本帝國大學法學士，國內政治學權威，曾任中央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兼法政系主任，陸軍大學教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理學院院長徐賢恭，四五歲，安徽懷寧人，國立北京大學理學士，英國倫敦大學化學博士，曾任武漢大學教授兼總務長，部聘中緬交換教授，部聘安徽大學修建設備委員。

工學院院長陸風書，五十四歲，江蘇人，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得有土木工程學士及碩士學位，歷任平漢鐵路工程師，浙江省政府建設廳技正，國立浙江大學教授，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兼土木工程系主任等職。

師範學院院長蔡樂生，四十六歲，廣東潮安人，美國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博士，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國立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兼心理研究所

秘書及代理所長，國立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校教授，中英庚款董事會學術講座，金陵大學文學院長，教育部專門委員，美國心理學雜誌特約編輯。

醫學院院長黃榕增，國立同濟大學醫學士，柏林大學醫學士，曾任國立同濟大學教授兼醫學院院長，上海市立中心醫院外科主任，軍政部第五重傷醫院上校軍醫正。

師範研究所教育學部主任崔毅鵬，法國里昂大學哲學學士，三民主義哲學研究專家，曾任本校研究院院長。

訓練長黃尊生，法國里昂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本校教授，浙江大學教授兼訓練部長。

教授中好的太多了，現在不能詳細介紹，只好提一提了：陳安仁、鄭師許、李白華、鍾敬夕、杜定友、洪謙、周輔成、梅麗彬、薛祀光、汪洪法、王亞南、張良修、章導、雷榮珂、萬仲文、張作人、任國榮、羅開富、江仁壽、王孟鐘、林鴻恩、余文照、董泉生、陳宗南、楊邦傑、張農、侯過、謝中、梁伯強、何凱宜、許崇清、唐惜芬、莊澤宣、陳勵南、王越、段錦、毛禮鏡、朱智賢、馬思聰、王學政……等等。都是國內知名之士，其他尙多，實在不勝枚舉，恕未能一一提及了。

「自由研究」，在中大已經是一個優良的傳統，同學們的思想學習，都不會受到統制而可以讓他自由發展

自由學習，自由地研究，閱讀，活動，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你才能在各種不同的理論中間找得出社會和人生的真理；養成正確的批判能力，才不致成爲時代的盲從者，在研究過程中你可以抓住你最有興趣的對象，儘量的深入，而不必爲應付各種考試而苦惱，在

教授與同學之間也存在着最民主的精神，好的教授可以擁有多數的聽衆，如薩孟武先生上政治學時，法學院大禮堂總是坐滿的，正式修習的五百多人；極少數聽講的呢，一堂課寥寥幾個人去聽講，他也不見怪，在試案上儘管你的見解與他的不同，或完全對立時，但只要你能夠有系統的言之成理，他也不難爲你。不會不給你通過，事實上同學們學習的方式是自習重於聽講，教授們也是啓發重於灌注，在湖南受過了專制教育的同學，到此以後，精神上雖感到無比的輕鬆與滿足，雖然在這裏有著嚴肅而自由的學習精神，但又不是「一種學究式的作法，而是將理論與現實密切配合統一起來了的，現實的發見，都常在同學們的關切與體驗之中，社會的苦悶與幸福，都是隨時支配了同學們的感情，因此在實踐中他們都曾經站立在自己的崗位上盡了最大的作用。矛盾先生寫過：「中大——南方最高學府民主最盛一啊！」

◇ 地 大 ◇
◇ 物 博 ◇

石牌校址離城十多里，經常有校車數輛往來廣州，校址面積周圍共三萬餘畝，地域之大，超過歐洲某小國，在世界各學府中居第一位。好些同學住了幾年畢業出去，還有許多地方未曾去過，這是極平常的事。

校址內所有的池沼，山嶺，水泥和馬路，整個兒以我國全國的地域適當的相似地命名，如衡山、廬山、洞庭湖、鄱陽湖、洪澤湖、長江路、黃河路、教授住宅區爲紀念國恥，又有遼河路、松花江路、黑龍江路、九一八路……他如紀念都校長的海濱路，與烟線路和鴛鴦池的相對，長三百米，闊三十米，幾等於廣州最大的西濠口大馬路。又以院名的有文學路，法院路等……假如一個陌生人初來這兒

，你會如墮五里霧中，迷失方向！校舍以內，又有郵局、銀行、書店、茶館、飯店、及菜場街市，由學校統治，因此校警就林立了。

◇ 人 口 ◇
◇ 衆 多 ◇

本校戰前人數二千多人，戰時發展到三千多人。本年度據統計計同學四千二百三十七人，教授兩百多人，講師，助教，職員等二百多人，總共不下五千多人。人口之多，也是一個特點，像一個大學城市，或小國一樣。

附帶說一說學費問題，無論在戰時或戰後，唸大學（國立）是比唸初中還便宜些，因爲收費是很少的，本年度二千多元。公費生免除。而公費全半公費各佔學生總數百分之三〇，實際上貸金生，青年軍復員生均在原有名額給與公費，故實際上的公費生當在百分之八〇以上。四月份每名公費發給四萬一千元，它是隨物價漲跌而確定的。伙食也很自由，不一定參加膳團，闊的可以餐餐上館子，節儉而又講究營養的可以自己煮自費，而火源有木柴、煤炭、煤油、電等的不同；衣在此也是很隨便的，西裝革履固然很多，但長袍便裝也有，甚至你穿着袈裟上課也不足爲怪，但最普通的還是中山裝。

由於學術研究風氣的濃厚，本校出版的刊物也是很多的，如各院編纂的「中山學報」，經濟系的「經濟科學」，史學系的「現代史學」，文科研究所的「民俗」，農學院的「農聲」，師範學院的「中師季刊」，其中固然以教授的作品居多，但同學們也當仁不讓發表研究的心得。

「不管國人怎樣理解中山大學，我總覺得那是一個有生氣，有活力，特別富於時代感的學校，只要稍加繩墨，領導有方，那是格外容易顯出學術研究的展望的。」我深深同意我們的教授王亞南先生的這個見解。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脫稿於廣州石牌洞庭湖畔十三宿舍之夢頭居
(完)

中外歷史乙組

(以上文接第22號)

- 一、解釋下列諸名詞之意義
- (1) 井田 (2) 占田 (3) 限田 (4) 壬田 (5) 均田

- 二、太平天國之失敗，其原因爲在，試略述之
- 三、斯巴達，拿破崙，希特勒，都由極盛而敗亡，何故？
- 四、解釋下列各辭
- 托鉢僧 大憲章 重商主義 歐洲協約
- 百科全書派

中外地理乙組

(一) 蘇聯領土地跨歐亞兩洲，其亞洲部份近年來建設日進進步，試述蘇聯亞洲之農、礦工業、主要鐵路及主要都市，以見其地理情形之一斑。

- (二) 台灣爲我國最重要之省區之一，試述其地形、農業、鑛產及主 都市與人口分佈。
- (三) 試述下列地方之所在，並說明其在地理上之重要性：

* Detroit b. 大阪 c. Posen p. agobana

e. 小叢藩 f. 迪化 g. 大同 h. 宜昌

公民理化乙組

- (1) 比較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之異同
- (2) 試言法律與道德對於社會組織之關係
- 理化英文數學國語多且須填寫不誤。



跳龍門

天俠

素有「皇家學院」之譽的中央大學，還是依照歷年成例在八月一兩日舉行新生入學考試，這幾天南京的熱度算到了頂點，然而儘管水銀柱的度數往上升，儘管身上的汗水不停地發洩，成千累萬的老生，依舊鬥着酷熱，受盡艱辛，從四而八方匯合到這裏，誰都希望踏進這「榮譽之門」。

中央大學的附近，形成了考生區，幸運一點的，能够借宿在中央大學宿舍裏的走廊和飯廳，如果你一無親友，那就很困難了，不過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主辦的考生服務社，細心的為考生解決購宿交通等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對於考生的一個恩惠。

從七月二十日中大開始報名，一直到今天考試完畢，十多天來，他們彷彿是如上戰場，現在預戰事差不多平靜了，檢討戰果，也許是有人暗自得意，也許有人不免灰心，不過無論如何，心頭總算是放下了一塊懸石，考得好，立刻跳進了龍門，考得不好，明年再來就是，成敗難道就能够論定英雄嗎？

這次中大的報名人數共為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人，因為代辦了台灣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安徽大學河南大學西北大學焦作工學院北平師範等校招生，所以他校報名占去了一千四百九十人。考試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理化公民史地生物。考試組別分甲組——理工學院，乙組——文法師範，丙組——醫農學院。

在這次考試的報名志願看，投筆文法的多於投考理工的，此起抗戰期間中的情形剛好相反，據中大招生委員會統計，此次考文法的為五千七百三十人，佔全數二分之一，考理工的為三千七百五十人，考醫農的為二千零六十人，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原因呢？有人說，這是因為目前的中國，一切都是在殘破中，現有的工廠不能開工，新設的更無從談起，理工學院畢業的人才，根

本無出路，有人說，勝利以來，社會動亂，學潮迭起，生活不安，以致一班中學生對於數理方面化費的時間過少，因而不致投考理工學院，這些話當然也有他們的理由，然而記者認為這是教育部公費制度造成的結果。在抗戰時期，教育部為了要獎勵所謂理工人材，不惜以百分之百的公費（工學院）和百分之四十的公費（文法）來表示他的輕重，於是乎一班青年人，就只好在公費的大前提下迎合當代的潮流，犧牲了自己的意志，對於這種比例公費的制度，是否是正確的呢？我想今年的考生，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

如今，比例公費制已經取消了，代替的是獎學金制度，今日的考生，不必再為了公費而至犧牲自己的意志，我為他們祝福，祝福他們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前途。

八月二日

附中大大試題

國文甲乙丙

(一) 作文
孔子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試申其義

(二) 譯下文為語體，加標點。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廢庫舍樓三日糧以示士卒義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過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從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整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兵無不人人慄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以下文接第21號)



憶 玉 華 姊

文 藝

程 濟 軒

花開不是爲的散，是爲的結實。而結實的目的却又並不是結，而是更生。

武者小路實篤

幾天來，綿延的春雨，把大地洗滌出鮮豔的嫩綠。

晴和的日子裏，有數不清的男女，路上走着，散佈在新綠的原野裏。

墓頂飄上了白紙，墓前燃燒着紙錢和香燭，墓的週圍有人在徘徊，他們是在對墓中的主人靜默，回憶，憑弔啊！

啊，是的，今天是我們古老的大中國掃墓的節日——清明，可是我卻不能跨越千山萬水到妳墓前焚紙爲妳超度，這實在叫我感到衷心的不安。

華姐，妳生前是喜歡熱鬧，不甘寂寞的，因為妳秉賦着豐富的熱情和活力。如今抗戰勝利已一年又八個月了，橫暴的敵人早已倒下去了，遊子們都紛紛地大半歸去了，却偏偏把妳

留在異鄉，假使妳在九泉下有靈的話，必定感到萬分的孤寂！

的確的，這寂寞的漫長的歲月，怎能叫妳呆得下去呢？所以妳的芳魂也歸去了啊！

不過妳的弟妹們會說過，等交通真正復員後，仍要把妳底尸體運回故鄉的。華姐，妳靜靜的等待着吧！

妳遠離我們，已匆匆的兩年又四個月了，這兩年又四個月的光陰，是多麼的冗長而又短促啊！妳去了後，我是時時刻刻在追憶，在懷念！因為妳給我的關切，給我的熱情，給我的溫暖，多得使我無法去衡量呢！

記得我認識妳，是在三十二年的

初冬。我剛奉派到宣恩李家河省立一女師工作不久，一天中午，天幕上正

浮動着灰白色的雲塊，太陽不時羞怯地從雲隙裏探出牠底光輝來，像一位嬌小的姑娘，害羞似的，立刻躲在雲

幕後面去了。那空氣裏浮動着的沙塵，在時隱時現的昏黃色的陽光裏，呈現出閃光的金色點點。我正在這樣一個情景下，從接近走廊的辦公室裏，

聽見兩個中年的力快，打校門口抬進一乘滑竿，停歇在校政廳前石板院子裏，上面堆着一床紅底起綠花的被褥，被褥的一端下面，是搭拉着的一雙穿黑布棉鞋的女性的腳，是那裏無力地放在階脚板上。被褥的另一端，却僅露出來幾卷焦黃而稀疏的蓬鬆的頭髮。

接着從校政廳裏，從音樂教室裏，從學生各個寢室裏，各級教室裏，啼啼嗚嗚地跑出來了許多人，邊跑邊不住欣喜地歡呼道：「韓先生回來啦！」

韓先生回來啦！您好了！一霎時，滑竿邊圍滿了妳的同事，與妳的學生，我一則因剛到校不久，二則先無緣認識，所以當時我只是好奇地探出頭來望了一下，見是一位面形削瘦而慘白，身穿一件薄得是縐摺的陰丹布長衫，被病魔折磨成了中年的女人；被幾個人慢慢地把她從滑竿上扶起來，兩邊用人攙扶着她的雙臂，慢吞吞地經過我底辦公室門口上樓去了。記得在當經過我底辦公室門口時，她還會遲滯地掉轉頭來柔和地望了我一眼，雖然眼光是那麼的無力，可是却已在我心湖裏投下了永恆不滅的影子。

之後，聽妳底至友智姊說是剛由恩施姚灣醫院抬回來的：因為三十二年暑期學生集訓，妳被委派爲女生指導員和運動大會的指導員，其間担任女生游泳賽一項時，你被山洪的冷水冰了骨節，俟調畢返校不久，即四肢骨節酸痛，胃病復發，以致臥床不起，經過十來天的診治，仍無見效，因爲李家河過於偏僻，不但無良醫，且無良藥，你底至友智姊與智姊吩咐吳恩施姚灣醫院，誰知該院以病情嚴重拒收，伴着你兩位學生弄得張惶失措。後來留一位守在妳底身邊，——妳這時輪在滑竿上業已昏迷不醒。一

另一位踉蹌地奔跑了五里多路的山坡，好容易在教育顯得那秘密之力，方進了院門。真是天有明眼，重危的你，竟從聖醫的妙手中回生了。經時閱月，病魔雖已設體，而健康尚未復原，妳底兩位至友怕妳缺少友誼的溫暖，感覺寂寞，但是她倆為職務纏身，不能超過兩百多里的重山峻嶺，去纏綿妳被病魔折磨後的姿容，為妳遞過換水，因此地倆又得了妳的同意，纔把妳抬回校來休養。

x x

大概過了三個星期以後的一天早晨吧，我怕寒冷的朔風驟擊，把辦公室的單門扉半掩着，正埋頭於數字的計算中時，忽聽見門前石板院子裏嘖嘖風的雜沓聲響了一陣子，在一聲嚴肅的「立正」的口令下，靜寂下來了，不一會，在「稍息」的口令後面，響起了像銀鈴子般的清脆的聲音在靜謐的空氣裏盪漾，我從半掩着的門扉裏探出頭來看的時候，正是二十天前剛由醫院抬回來的你，身邊斜放着一根漆黑的拐杖，坐在階沿上的一隻凳上，正持着名冊在點名，削瘦的臉頰上，略泛出一點紅暈來，稀疏的柔髮，是綁成鬆鬆地兩根小辮垂在肩上，聲音雖是那樣的尖脆，却從它裏面可以聽得出內心的鼓動呵？你是為了怕耽誤學生的課業，而勉強支撐起自

己瘦弱困倦的身子，嶙峋地從樓上被兩個學生攙扶下來，坐在操場的中央一隻凳上，講解着運動場中的各項規則，以你的富於幽默感的談話口辭，不時從操場里暴發出哄然的笑聲。

以後，你底兩位至友的溫暖的友情和調全的照料中，一天天地健壯起來了。於是學校內每個角落裏，也時常響起你底富有獨特風趣的尖脆的嗓音來。

x x

記不清是那一天，我上樓去問你的至友賀姊商洽事情，時逢你坐在她底身旁烤火，見我去了，你連忙起身拉過來一隻凳子給我坐，並又車身在暖水新裏斟了一盞綠茶給我喝，那和藹而親切態度，那熱情而誠懇的言語，真使我受寵若驚！幸虧你的賀姊馬上給我介紹，使我方才慢慢地安靜下來，後來不知怎麼一談，你忽忤忤的叫道：「哦，我們還是同鄉哩！」因為你底家鄉——鍾祥，與我的生地荆門是鄰縣。你又怕我在这新環境裏過不慣，口口聲聲以長輩的態度，與細熱的話語來安慰我，來鼓舞我，生怕我遠離慈母的孩子，不曉得注意體健與工作和自修時間的支配。時常笑盈盈的叮嚀我：

「山地的氣候變化太大，往往一天中具備了四季的氣候，所以要注意加衣卸衣。同時讀書與休息的時間，也要適當的支配，……因為身體實在太重要……以後有閑空可以常到樓上來談談天囉！」

x x

因為我正是被寂寞所包裹，急渴望一點慈母似的溫暖來滋潤我被孤寂與煩悶所啃噬着的心啊！所以我像旅行在曠渺的沙漠地帶中的客人，忽然發現綠洲似的欣喜。因此我常常於飯後或傍晚跑到樓上同你及你底兩位至友和幾個小朋友，圍坐在火盆邊，上下古今，天南地北的聊着閒天。因此，右一天你底兩位至友才有這麼一個開玩笑似的話：「程先生，我們給你介紹一位乾姐姐，好嗎？」雖說沒有指明乾姐姐是誰，可是我們彼此心裏是雪亮的。當時你不是嬉笑的笑着，用肘把你的賀姊拐了一下的嗎？並且以眼神溫柔的實備說：「你多事！」又拉過頭來釘住我的眼睛微笑，好像在說：「你覺得怎樣？」可是我却在一個宏亮的哈哈的笑聲中囁嚅了一句：「那很好，就是怕我不配。」

就立刻掀起了藍色的門簾，探出你笑吟吟的臉龐來，接着你苗條的軀殼的身子整個地閃出來，像一串小珠子滾落在亮盤裏般的，那麼尖脆而急促地說道：「快來，快來！不要客氣哪，只當是一家人樣，……坐過來烤火呀！」

x x

我還沒有落座，你却一隻手裏端着一盤糯米糖（是用白糯米炒泡後，與谷糖和少量的香料揉合，然後切成很整齊的像雲片糕殺的小塊子。）另一隻手裏端着一玻璃盞綠茶，同時湊到我底面前，說道：「喝茶吃糖。」又緊接着聲明道：「這糖，是我自己仿照我們家鄉裏作法做的，你可以多吃點。」我知道你說的「家鄉」是把我的家鄉包括在內的。的確，這糖，還是我六年前以前在家中時，母親親手做給我吃的，因此不由得使我想起當時遠在淪陷區的白髮蒼蒼的慈母，和許多美麗而溫暖的往事，以及近幾年來漂流在外的艱辛的歲月；可是你像預先知道我底心事似的，不容我有絲毫的思索的空隙連忙車身到臥房端出一盤橘紅，一盤泡柑，和一盤茭瓜，一盤板栗；你底賀姊也在臥房裏端出一盤雜糖，都擺在我面前圓凳上；當時，我像一個久受饑人聞凄苦的孤兒，忽然被一羣慈母包圍了似的，心裏感到幸福與溫暖而又覺的驚詫。我不

這可否的笑着，望着你面前各種各色各樣的點心，望着你底兩位微笑着的至友，又望着你在輝煌燦爛下的泛紅暈的臉頰，顯然你今晚是略略整過容的，蛋臉上施着薄薄的粉，唇上也塗着點點口紅，眉黛未畫，（因天賦給你一雙細長的眉）却已够適當的嫵媚，一頭烏黑的柔髮，雖未燙過，却理得很順，前額上幾縷劉海，被幾隻鐵鉗子夾得高拱起，所以你那晚是特別顯得美麗而年輕。

正燃得籠籠的一盆火，放在我們中間。使我們彼此的面孔在火光的映照中，煥發出紅光來，我們個個裂開嘴嘻嘻笑着，暢談着，你同你底兩位至友把以往所經所見所聞的有關「除夕」的故事，都一一爭述給我聽，幾乎使我有插嘴詳問的餘地。你底質姊並把十年以前在古老的北平，所經歷過的除夕的風俗，以及遺留後人憑弔的古勝古蹟，或供風雅之士玩賞的古董玩器等趣事，也不懼煩地講給我聽。她並且馬上爲要使我遺未到過北平的孩子，相信真見識起見，又特別起身到她臥房裏拿出一個巧小的洋匣子，從中檢出一樣一樣的用玉石雕塑成的小狗、貓、獅子、碗、和小天使、小花籃兒，……其顏色有雪白或翠綠，血紅不等。

一直談到「轉鐘」一二小時，才

各人帶着興奮後的倦意回到寢室裏去

x x x x x

因爲我在偏僻的山谷裏的學校呆了幾年，對於鋼琴，不但沒有彈過，而且連看也沒有看見過，所以我來到女師後，意外地見到一架鋼琴，真是喜歡得不行了。可是苦若的鋼琴，從敲起床鋪起，一直到晚熄燈睡截止，總有學生不間斷地坐在琴前撥動着鍵盤，發出悅耳的叮噠聲。你見我每次走過音樂教室門前時，總用羨慕的眼光望一望琴，所以你自己自動地將你自修的時間中，（這是三三年春季由你兼音樂教師的時候。）勻出一部份給我學習，並坐在我身旁先示範彈奏給我聽，又指示給我如何先練習手指活動；雖然在你溫柔的鼓舞下，我不斷地學習，可是笨拙的我，終沒有學會，華姐，這不能不使你掃興的呵！

記得有一次，你坐在我身旁示範地彈奏着，我在低音部移動着笨拙得可笑的手指，摸仿的彈着，你的至友賀姊站在我們的背後似玩笑又似警惕的笑着說道：「當心無聊的人，說你的閒話喲！」當時你不以爲然的笑了笑。本來你平素的爲人和你對人的態度，校內的學生與同事們那個不知哩，這當然你底質姊是指校外一些流氓型的人而言的。

三十三年暑期，學校奉令搬遷曉

關，你自告奮勇願同你底至友賀姊打先鋒，勸察新校址，冒風雨，歷盡千辛萬苦，將你十幾年來從菲薄的薪俸中節省下來的錢，製成幾件比較稱心的衣服，都被那無情的風雨浸得透濕，但是爲了友情，（你也許藉藉以給說你性情暴躁，脾氣壞的人們，一個有力的反駁。）你始終未發出絲毫的怨言，或露出不快的顏色。無論做什麼事，好像都是你願意而且是義不容辭的，終日見你總是興致勃勃的。

暑假中，我到恩施逃難後返校，你與高梁烈的跑來——像一雙兩長豐滿翅膀的小燕，吃飽了飲食，迎着春風展開飛來的一股，是那麼輕靈，愉快，而又帶着濃厚的稚氣。——像陡然變成了一個小姑娘似的，歪着頭笑嘻嘻地問我道，問我那，問我在恩施買了什麼東西，又一樣一樣地從我的旅行袋子裏掏出來，放在手中驚奇的欣賞，……又問我升學的計劃與準備的程度怎樣，……聽了你的，你處處是以長姊關心弟弟的態度來鼓舞我，督促我。之後，你才告訴我你爲「督我的精神所感召，業已報名參加十萬知識青年從軍了，只俟檢格檢查，即可動身了。你並帶譚諺地歪着頭笑問我：「你是不會去的？」把我的臉

窘得通紅，我不知怎樣回答好，只是不自然的笑了笑。聰明而怪會體貼的你，怕給我窘得過度，馬上掉個話頭，憚存的笑道：「你去休息去吧，走了路的。」

又是一天的上午，忽然天放晴了，在地勢高聳，氣候寒冷的曉關，看見太陽尤其是多天裏。真是難能可貴。所以我特地坐在「曉關」裏的草坪上，沐着日浴，看一本最近出版的雜誌，不知什麼時候我已站在我底身後了，問我看的是本什麼雜誌時，把我嚇得一跳，等我驚惶地掉頭望你時，你却已微笑着坐在我左前方的小凳上了，安靜地織着手中的織衣。不一會，你的至友賀姊走來遞一張紙給你，問道：「這里有徵集委員會規定認識青年志願從軍的辦法」，說着就順勢坐在你的身邊。你笑着央求她給你聽，可是她却掉頭向一個工友交涉什麼事情去了，沒有理會你。你像小孩子撒嬌似的，鼻孔裏噓了一聲，嘴角的微笑裏隱約漾起一股不愜意的神色來。因此我爲了打開僵局，和使你因閱報而不輟織織衣起見，我便做了你的臨時義務的私人秘書，拾起報紙逐條的唸給你聽，唸到適合你從軍的條件時，你便欣喜地嘻嘻笑着，若聽到懷疑的地方時，你便立刻收斂了笑容，歪着頭問：「哦呀，這條條件我怎麼

「等我一重復慢慢地半嗆半解釋一遍後，你又「呵」的一聲釋然的笑了。」

x x x x x

是三十三年四月間的一天下午吧，因為我與小慈都太天真的關係，鬧了一次笑話，你會特地遣工友來請我去，當我走到樓上，你同你底智姊都望着我笑，我立刻會了意，莫可如可地笑着在桌邊坐下坐下來，你首先埋頭我，說我事先為什麼不把我底心里事告訴你；接着你很坦白地把你過去被人追求的隱秘更詳細給我聽，使我知道愛情不能無條件的說比生命還寶貴，比事業還珍貴。祇有那沒有憧憬前途的人，才愛說愛情是至高無上的。

最後你安慰我，叫我不心急的去求得愛情，勉強獲得的，它的味兒不會是甜蜜的，是個人的苦澀，那正如貪喫的野孩子，摘一下未成熟的柿子。所以要迎接純真的愛情，首先不要過急，因為遲開的薔薇，往往是最美麗的。

一直到現在，你的話還響在我的耳邊，並且給我很大的啓示。

記得是同年秋季，學校奉命遷到離鎮以後，因七區專署的房子還沒有讓出，我們全體師生都住在距離鎮三里許的大廣福的民房裏，學生與先生是分兩處居住的，我們住的民房

，是幾間破爛的房子，牠是圍着一塊兩畝田面積大的石坪場建成的，因為「秋老虎」的陰威還未去，所以我們每天傍晚，必要在石坪場上乘一會兒涼，好像還有兩位小朋友現與立談也，好在還有兩位小朋友現與立談也，在身邊，不知怎樣談到我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你非常憤慨的說：「為什麼一個女人，要以家事和生育為她的天職呢？宗祧制度不是已在法典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嗎？為什麼一般人的心理還落在時代的後面呢？這正如一般醫務認為有史以來便有帝王存在，所以帝王便該使永久存在的主張，是同樣的悖謬。……」

由上面幾句話裏，充分的表露出你的剛毅的個性，和前進的思想，也充分表露出你對現在不進步的社會制度不滿，和對於傳統的宗法思想萬分的痛恨！

凡此瑣碎的事情雖已成爲陳跡，然而我一日不死，是一日不能忘的呵！所謂「舊事瑣情，思之擾擾，如影隨形，逼取便逝」。正是我如今心情的寫照呵！

唉，當時我怎麼這樣的糊塗，不把你每次接談時，你給我底熱情與誠懇的語語，以及你親切的笑臉，都一一記在我的備忘錄裏面呢？如今你已遠離人間了，雖時光倒流，往事可

再，可是又叫我到哪裏去尋找你呢？你生前總是爲我的學業焦慮的，如今我償了夙願，偏偏你又遠去了，不過你倘若若有知，在九泉下也定會爲我歡笑的吧！

x x x x x

在你起病的先一天，校中來了三位委員，一是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的督導，一是支團部的視察，另一個是教育廳的督導，都會與你有點頭之交。你的至友賈姊覺得學校小廚房的廚司不著素調，預備到民享社裏爲這三位委員接風。而你怕你底賈姊花費過多，情願自己上街採買，不畏擁擠，不嫌山路的泥濘；菜買回來後，就捲袖繫襟的下廚房，親手烹飪。沒有好久，一碗一碗地豐盛的菜，端上了桌，固然博得一時的歡笑和讚美，可是你底痼疾——胃病，卻在這歡笑和讚美聲中給擾動了。但爲了好勝心的關係，在客人面前你仍然咬着牙吃了不少的菜，誰知致你命的，就是這些菜呵！

第二天你還不示弱，又帶着病的身子，上了一整天的課，這天夜裏，你就發覺胃部劇痛，直到翌日清晨又加上肚痛，總算你咬緊牙關苦捱到夜

晚了，忽地嘔吐起來，將你胃裏所有的食物都全嘔吐出來了，到後來却是一些黑水了，醫得終日待在你身邊的

兩位至友自諱口呆，連忙叫工友到街上請校醫來搶救，（已是五更時分）誰知叫了兩次，而那該萬死的公役，竟口是心非的躲到被窩裏去睡去了。到天亮的時候，忽發覺公役沒有去，又才叫另一公役去把校醫請來，給你打了兩針興奮劑從血脈裏抽出來的針管內，已不見有血液和水份了！知道挽救的希望很微，又立刻到街上請來了好幾個中西醫師，他們都只看着你已無光彩的眼瞳，和捏捏你已停止了跳動的脈膊，便搖了搖頭地去了。然而你這時腦筋却還清醒，能斷斷地說出幾句不相連綴的話。雖然不時被病魔絞扭得歪着下巴，擦動着舌尖，眨動着眼珠，神情極人，但是你卻仍

與死神掙扎到下午五時才在一大出冷汗後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你像攏攏一件重担似的，就這樣毫無留戀的輕情的永遠地去了呵！你的兩位至友的嗚哭聲，與你的學生們的痛哭聲交織在空中，像萬把尖刀在飛舞，刺痛着每個人的心說！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五時這一個可咒可痛恨的時刻，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你病的期間，我並不知道，關於病的情形，完全是賈姊和智姊事後告訴我的，當然是沒有盡到做弟弟的孝心。記得當時正是我坐在屋子內寫

%% % 失 % %
 %% % 望 % %
 %% %

「也罷、也罷，算是沒有辜負她！」李阿蒙自從三十三年考入S大學後，常在昏昏獨自散步的時候，自言自語，低着頭，一來一去，嘴角掛着一絲微笑，顯得非常得意的樣子，遇見朋友，開口便問別人有沒有心事，好俛世界上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有他那樣快樂的人。

◎ 青 果 ◎

原來阿蒙在湖南C中學唸書的時候，與同班朱愛蓮小姐處得非常親熱，三年的情感，如膠似漆，三十三年湘省戰事緊急，正是他們畢業的時候，兩人為了環境的不同，又遭逢兵荒馬亂，不得不捨棄眼前的美景，各自遠飛，不久，愛蓮考入T大學中國文學系，阿蒙則跋山涉水，輾轉到達重慶，旋即加入S大學經濟系，回想起愛蓮對他的深情和期望，以及臨別的叮囑，今居然能如願以償，他怎得不得意揚揚？在離別愛蓮奔赴重慶的途中，他也曾經這樣想過，愛蓮固然對他很多情，但女人多半虛榮心重，要是自行不得志，考不取大學，難免不生異心，現在不備考取了大學，而且考取了有名的S大學，對於這點，儘可以放心不必多慮了。

阿蒙自己考取了大學，又得悉愛蓮考取了T大學，幾乎快樂得要跳起來，一思，一笑，一語，都離不了她，越想越想入非非，心裏沒有別的，只懂得一個綺麗的遠景：兩個大學生，一個學文學，一個學經濟，將來一個成為文學家，一個成為經濟學家，或者政治家，兩相結合，該多麼理想啊！阿蒙得到這個喜訊，當天晚上下自習後，燃起

臘燭，偷偷地寫了一封長信給她，把從湖南到重慶，流亡的痛苦，和考試前後的心情，一一記載下來，像傾訴，又像誇耀，好容易一個月後，得到回信，信雖不長，却還親切，阿蒙看了又看，歡喜得好像獲了至寶，看完後，又遞給隣旁的同學看，並且加以解釋，把他們的編更史，從頭至尾似說書式的講了一遍，口口聲聲的稱贊道：「真難得的一個女孩子，又聰明，又活潑，又美麗，你看？這信寫得多委婉啊！明明愛我，偏要說得似愛非愛，讓你去看味，去猜想。」一時教室裏噴着「來看啊，來看李阿蒙的愛情信呀！」阿蒙聽他們這樣一鬧，倒有點不好意思，臉上有發紅，但從他們抿着的笑嘴看來，却流露出有一種不可言狀的愉快，好像默吟着「反正是我的幸福，還怕你們嚷嗎？」

情書繼續來往不疏不密的有兩三次，每次都帶給同學傳說，不僅如此，高興時還會把他倆中學時代寒暑假來往的信件翻出來展覽一下，好像供給充分析料，希望仁人君子替他寫寫戀愛史，他這種做法，起初給同同學的印象還不壞，都說他很坦白，可是搞久了，便不免帶了幾分迂闊氣。

第二年，正是馬語花香，春意正濃的時候，煩惱開始擊擊着阿蒙，大約一個月的光景，他天天午飯後到信房去等信，可是天天都失望歸來，他開始懷疑起來，但是又不懷疑她，將懷疑郵差將她的信遺落，於是咒罵郵差，咒罵郵政，咒罵交通，又連想到日本鬼子的可惡，要不是日本鬼子搗亂，交通便利，郵遞迅速穩妥，她的信也不致於遺失，想到這裏，他又免不了怪她為甚麼不寄掛號，寄掛號豈不就可以不遺失嗎？他恍然有悟，於是馬上寫了一封信掛號寄去，一封遺怕發生意外，第二天，第三

一篇東西，很少出門探聽，直到你要永遠閉上眼瞞的前一刻，我纔聽到李嬌小姐來說你病危了，等我立刻跑去的時候，你業已不醒人世了！四肢冰冷，臉色慘白，一目未睜，難道是待我去見一面嗎？天吶，早知與你如此輕飄的訣絕，我那能閉門伏案；即伏案，亦必有幾許心中言，要同你談談，而今你已永遠地去了，備留下了孤單、寂寞、和悲傷，回憶：叫我你該向何處探問呢？除我死外，當無見期，我又不知何日向死，可見你，而死後配不記得與得見不得見，又難以肯定的說明呀！唉，抱此無涯之憾，天哪天！人呀人！

你底胞弟同大妹，那時尚遠在陪都，你的小妹妹忠姪，總算還從恩施趕來把你送到山上。你底兩位至友哭得死去活來，在凄風苦雨中親眼看見你被埋在黃泥土裏，臨歸時，猶屢回頭望你哩！

華姐，你生於鴛中，養於鄂西，離家鄉千五百餘里，當時雖演夢幻想，豈能知道這里是你歸骨之所呢？那時你的胞弟執教國立社教學院，你的大妹隸業國立社教學院響應十萬知識青年從軍去了，小妹亦快乘高中畢業了，會記得你好幾次同我談及你為你小妹升大學籌劃學費的事宜而着急，這，華姐，你當時那樣輕怕地永遠離開她們，不能說沒有一點遺憾吧？你從軍的壯志未酬你又說沒有一點遺憾嗎？

華姐，在這里我要補充告訴你的，就是你的小妹妹業已於三十四年秋季考入了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你從上海兩江體育專畢業後，一直到死都服務在教育界。你華年剛滿三十三，難道就是這你應死的年紀嗎？

天，又接連寄了兩封，意思都是說好久沒有接到她的信，非常苦悶，囑她以後來信一律用掛號，以免遺失，並且字裏行間還透露著一種希望，希望她著期來重慶轉學，以免通訊困難及兩地相思之苦，可是信去後，有如石沉海底，永無回響。

這時，阿蒙有點氣憤，信也不去寄了，只管埋頭看書，甚麼本論，國富論，中文的，英文的，希臘國語，他想了：「難道我不讀書了，那該錯了，餘孽校裏有些甚麼人物，難道我不知道！爲了餘孽自己，餘孽也得慎重，將來失悔却遲了。」同學竊破了他的心情，不時有意無意地問他：「朱小姐近來好嗎？」「大概還好吧！」他老是這樣不經意的回答，接着又狠狠地添上兩句「閒事不管，我只管讀書，別問我。」一天，阿蒙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他的一同學王君拖着一條板凳坐在他前面，笑盈盈地對他說：

「朱小姐真是不錯，老兄確實強弱不淺！」阿蒙仍然看他的書，好像沒有聽見。

「她簡直成了T大學的校花，每天收到的追求信是在十封以上。」阿蒙仍然不理，老王搖搖他的肩膀又說：

「噢！小朱是你的，怎樣漠不關心的樣子！」阿蒙把肩膀一擡，皺起眉頭望了他一眼，仍把視線移轉到書上，一行一行地掃過去，但胸前却一坪一坪地跳動得很厲害。

「我看，小朱可愛的地方倒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心的純潔，愛的專一，你看！儘管那麼多人追求她，把她捧上了天，她却毫不動心，置之不理，雖然身心都已有所寄託似的。」老王知道話不投機，只得改觀口吻，阿蒙果然被他打動了。

「你怎麼知道的？」阿蒙把書放下，抹了一下嘴巴，又習慣地拍着他的手背。

「一個剛從T大學來的同學告訴我的，談到T大學的日常生時，他特別提起朱小姐，這就可以想見她在T大學的地位了，你博得了她的愛，固然是你的體面，而她——此志不渝——地始終釘着你也說的是她眼力的卓越，像你這樣的青年，品學兼優，能有幾個？」

阿蒙被老王說得笑凝了眼，月餘來的積鬱爲之冰消，情不自禁地又向老王誇炫了一番，把朱愛蓮誇耀得美比西子；讚歌舞舞，會跑會跳，能寫能說，靜動兼美，任何女子都不如她。

阿蒙於是收拾書本，把老王拉到合作食堂，辦其所有二百元，叫了兩碗三鮮麵，請老王的客，老王邊吃邊笑，良心不免有點受責備，總覺得對不起同學，總想用直言來解除他欺騙的罪惡，最後他終於說了：

「老李，我們以後要互相勉勵，多多看書，古語云：『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戀愛只是人生中的點綴，又算得了甚麼。」

「你這是甚麼意思？」阿蒙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非常驚訝：

「沒有別的，我的意思是說女人多變，要是你不長進，人家長進，朱小姐難免不見異思遷。」老王本想直實他並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朱愛蓮不愛任何入只愛他的消息，但爲了怕過於刺激他的感情，只得改變他心裏原想的話，而婉言出此。

「書中自有顏如玉」，阿蒙聽了這話，又開始要雲裏霧，說是老王解釋得好，仍然不能揭開簡單在他心頭的愁雲霧霧，他想：「她真的那樣愛我的

話嗎？你年近花甲的父親，尚遠在異地，你難道就這樣惡心的丟下不管嗎？華姐，我永遠叫不醒的華姐呀，叫你既不聞你言，錢你又不見你食，你到底懷着什麼心事去的呢？你倘有靈，可能告訴我！

你底寬多，算暫謀在宜恩縣曉陽鄉燕子潭山腰，俟交通真正復員後，你底弟妹們仍要把你運回故鄉的，現在正值春暖花香的時候，自有絢爛的鶯鶯，和南風飄來的呢喃叫着的鴉雀，在你墳頭上彈奏着人間美妙的歌曲，使你知着這人世間尚有你未嘗走的春天！你四週無其他墳塚，固不免寂寞，但你脚下即是一塊塊的田園，每到春季插禾，秋季收割的時候，自有樸實的農人來爲你報曉季節；在田園的左邊，就是川、鄂、湘、黔賴以互通聲息的巴成公路，從早到晚，自有不斷往返奔馳的汽車，來爲你報導運你返鄉的捷音，你面對着的東方，正是你家鄉所在的方向，每當旭日東昇，和風徐來的時候，你當知道你底家鄉又有和暖的太陽了。

別了，我敬愛的華姐！我虔誠地祝願你聖美的靈魂，仍是自由逍遙的永遠安息在地下吧！

三十六年四月五日農曆潤二月十四日清明節於湖南大學三院一層九室。

潭市觀音閣題壁

蔣曉峯

高樓獨坐思悠悠，舉世誰爲天下憂，萬疊雲山皆北去，一江春水向東流，懷人感事三千里，把酒看花第一樓，欲泛慈航渡滄海，衆生無奈未回頭。

話，爲甚麼這樣久沒有信來呢？難道愛愈得切，信還愈稀嗎？這是永遠講不通的道理。」

正在左思右想，狐疑不定的時候，他忽然接到愛蓮的哥哥克明的信，裏面寫着：

「阿蒙：

我昨天自湘行抵陪都，現寓林森路一九二號，帶有要物轉交，望速來取，餘言不贅，一切而敘，即脫。

耳安

克明上

阿蒙閱後，心曠神怡，宛如突來日光，驅散了他心頭的雲霧，他斷定那要物一定是愛蓮的玉簪，於是理了髮，洗好澡，準備第二天一早地城，爲了使自己顯得不寒酸，向同學借了一套西裝和襯衫領帶。

他們見了面，在一起玩了兩天，親切不減當年同學時代，克明除了給給阿蒙一本他父親手著白英新錄外，阿蒙並沒有得到他想像中的要物，雖然他陪克明玩了兩天，表面上，周旋得很好，但心裏總是悶悶不樂，想問問關於愛蓮的消息，又難於啓口，因此不免啼啼克明，怪他不通人情，明明知道他與愛蓮要好，爲何隻字不提？滿以爲月餘來的問葫蘆，見了面可以打破的，誰知依然沒有辦法。

阿蒙滿載着失望歸來，唯一可以自寬自解的就是那本白英新錄，這書是她父親著的，是他父親贈的，這書的贈送，就可看出她父親是很喜歡他的，阿蒙想到這點，聊以自樂，但他又想到二十世紀裏高唱婚姻自由的女孩子不見得會聽她父親的話，縱使是父親喜歡他，而他不喜歡他又怎麼辦呢？阿蒙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條可以走得通的路，最後，很自信地說：「明明她說過永遠愛我，我又何必神

經過做呢？何況我現在還做了大學生。」雖然，他仍不免爲了她不來信而苦惱，每天乾癩癩去恍若有所失。

愛蓮果然來了一封信，阿蒙望了將近兩月的光景，算是如不負所望，他歡欣若狂，但又帶着幾分恐懼，懷疑那是一封絕交書，他拿着信跑來跑去，不知到什麼地方看才好，跑到教室裏，教室裏人太多，跑到操場上，操場太空虛，最後在一棵大樹下，面對着溪流，帶着緊張的情緒，展開那粉紅的信箋，一字一句仔細地讀，一眼瞥見「阿蒙，我的愛哥

！」心裏涼得好像喝了冰球淋，因爲她從來沒有這樣熱烈地稱過他，他繼續看下去：「……蒙！我一定聽您的話，今年暑假我一定來重慶轉學；我希望每天能看到您，一天沒有您，宇宙間的一切都感覺空虛，對別人，我是甚喜然神聖不可侵犯，對於您，却靈靈然不能自主了，好像身體和心靈都已屬於您，完全受您的支配，蒙！不知您對我也這樣感覺麼？……現在，我在這裏惶惶不安，讀書也沒有心，睡眠也睡不好，只祈禱日子快些過，好讓我早日踏上嘉陵江畔，在夕陽晚風裏，和您並肩挽手，散步江邊，看水波瀾漾，聽漁歌幽揚，您想

！那時多快樂啊！到那時不知您願不願伸出您親熱的手來迎接一個風塵僕僕的我？……」阿蒙一口氣讀完這段後，情不自禁地跳了起來，又好像一股電流通過，周身體熱麻酥，又好像飄浮到了雲端，迷迷朦朦不知所適。

阿蒙看完後，急忙帶到教室裏給同學看，並且贊賞說：「只兩個月工夫，她的字和文都進步多了，真是「士隔三日，括目相看」，同學間着要他請客，他滿口答應了。

晚上回了信，按着她的「字一句心心相印地寫了十幾頁，回到寢室裏燃起蠟燭，作半坐半臥狀，將愛蓮的甜言蜜語，不斷地咀嚼回憶體味，不知不覺中沉入了胡思亂想之海：「烏黑的髮，明亮的眸子，長圓形的臉，白嫩肌膚，和勁瘦的身材……如此天人，恨不得今宵入夢。」他又不勝感慨似的想：「想當年坐在教堂的前後排，他教我唱歌，我教他吟詩，固然情投意洽，但決沒有想到會有今天。也罷。也罷，她也算沒有辜負我！」「唉」的一聲，他鬆了一口氣。

他翻身跳下牀，打開箱子，取下一個相框內的相片，把愛蓮的信裝入，很得意地說：「這是我訂婚證書，是我三年半來心血的結晶，我應該好好保存它！愛蓮它！

「老李！你爲甚麼還不睡呢？」一個被驚醒的同學問。

「現在還談甚麼睡，就是三天不吃飯都可以！」阿蒙說了這句話似乎還不足以表現他內心的快樂，站起來正想添幾句，還不及開口，那同學却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呵！這樣高興嗎！不要太高興了，樂極恐怕生悲呢。」阿蒙覺得他說話不通人情，不理他，蹲下去又盡情欣賞愛蓮的信。

第二天，阿蒙請了客。

阿蒙自接信後，天天計算着日子，盼望着她到建重慶的佳訊，他新想愛蓮要還習新課，所以把存在她下自己曾經唸過的高中書籍取回，別人向他借外叫他姐夫寄來十幾萬元買了幾件衣服，他又常常講究營養，使身體長得潤澤豐滿一點，有一次打球

青年園地



後湖夜泛

南京譚國成

一切都歸於寂靜，城內的燈光，城外的星光，原是兩個不同的境界，蛙聲鬧成一片，小船划在水內發出輕微的聲音，我坐在船頭，只見黯黑的雙槳，把水攪成了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到湖邊的蘆葦裏，我的心也隨着這水紋而飄蕩，漸至於無盡。

曲折的湖邊，儘是蘆葦的長葉，偶而清風徐來，葉子發出紛紛聲，雖嫌單調，尙不怨涼。從樹隙間透出皎皎的月光，照在湖內的荷葉上，好似披上了銀白色，這白色與我的感覺，是恬淡，是高雅，是處士的風骨，是詩人的靈魂！

船駛到荷在叢中，一陣清香，快人心脾，猛記起「消受白蓮花世界」的一句詩，此時此地，正好作那句詩的註腳，然而我感到這不是吉兆，却不料船頭早碰上了荷花，一片片的下落，落在船上，浮在水上，更輕輕地敲擊着我的脆弱的心弦。

伸手弄手，涼意直沁上心來，極靜中我憶起一位希臘古哲學家的話：「你不能用腳放在同樣的溪流裏兩次。」我又記起了一位東方哲學家的話，「灑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對於生活之體驗，東方與西方原沒有什麼不同，我深深地領悟到生命的微妙，水和時間一樣地逝去了，過去的只留下輕塵夢影，現在的又豈能捉住了呢？

此時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傷，然而我究竟還有一種無可言說的快感情緒，讓唇邊的微笑，浴在這輕快的湖裏，讓心靈的幻想，輕輕的激動我的情懷，無怪乎古來許多騷人墨客，把後湖形容得天花亂墜，後湖也確有她迷人的地方，我已沉醉在湖光山色中，我願意有一個荒唐而美麗的夢。

是誰在唱着：「有一天晚上，來了一位仙女……我倒很想看看這仙女的模樣，一天星月，滿湖菱草，紫金山在我的眼前，雞鳴寺屹立在我的右側，這意還是多麼清麗空奇！我開始幻想看仙女，她也許像小蘭花那麼香？也許像小杏花那樣圓？也許像小梨花那麼白？也許像小杏花那樣玲瓏；然而我什麼都看不見，只看到天上的星星，水上的波紋，以及坐在船頭的一個思深善懷的女孩子！這孩子到底是仙女的化身。還是我自己的幻覺？星星不知道，波紋不知道，連我自己也只得得透澈玲瓏，一無所有了。

三十六年八月南京

，面上撞破一塊，他擔憂後悔過幾晝夜，公共汽車在校門前停下來時，他用希望的眼光注視着每一個下車的女客，直至車子開走為止，一個多月的生活都是在「希望」中過去，學校快要放假了，還是不見「伊人的倩影」，「準備」似已白費氣力，「希望」已罩上了幻滅的陰影，他又不得不再度懷疑起來。

暑期很快地過去，各大學招考都告結束，阿蒙始終沒有看見愛蓮的影子，也沒有聽到她在任何地方投考大學的消息，他開始疑惑這是一個騙局，他要追尋這騙局的蛛絲馬跡，他把信拿來重新檢查，信封上並未蓋有T大學所在地的郵戳，行文與筆跡和她過去的來信比較，也迥然不同，他是恍然大悟：「呵！原來是一封假信！」他不願就此甘休，他要追究這騙局的責任，思量下，覺得收信那晚，那同學說的，不要太高興了，樂極恐怕生悲。幾句話，不無線索可尋，於是逕往追問，那同學覺得阿蒙既然識破了這是一個騙局，沒有再隱瞞的，必要，因此很坦直的告訴他確是同學班同學捏造的一封信，但對於偽造者的姓名，却諱不肯言，阿蒙得不到直話，便只有自己偵探。

阿蒙經過三天試探和套口話的結果，憑他自己理智的推測，他斷定騙局的「主犯」是卜文，照字跡看來，丁凡可能是抄寫的「幫犯」，他決不肯放鬆卜文，他要報復。

從那天起，他天天鍛鍊身體為自己儲備力量，他眉目自矚，磨拳擦掌，洵有萬夫莫敵之勢，一天，他衝進教室，指着卜文罵道：「卜文。你這小子，來，到操場裏去，我要跟你算帳！」阿蒙一把扭住卜文向教場外而拉，被同學阻住，「不用刃

那麼！你終於是我的人了

邵陽 蘇中 莎莉茜

每當梧桐雨，花前月下；落日黃昏；便是他銷魂悵悵，倚欄杆的時候。寂寞像毒蛇噬蝕着他的青春生命的綠葉，年來：顯然他更憔悴了。秋日黃花，風前的衰舞；正象徵着他的人生，雖然他明瞭；憂鬱和悲傷祇是殺自己到墳墓的無聲變鍊，他也想飄過住的玫瑰，靜靜沉澱到一口枯井裏去，不要重泛起痛苦的波紋，可是：他沒有勇氣，他祇有讓往事一幕一幕地映上心頭的銀幕，悽愴、寂寞、失望……緊緊地在他的心頭結下了密網。

今夜，他沒有例外，他依然寂寞的倚着欄杆，狠狠地望着西天——那兒有着秋的情影，同時；也是他情敵的家，就在那片灰色的凶殘的海裏，海的浪花，吞滅了他幸福的小舟。

孤高的夜空，星光耿耿，月華似水，大地的一切，全被浸入了月色的銀波，池子裏的水面，被鍍上了一層白銀，在閃爍的蠕動，水、天、月恰恰染成了一色。

冷清清的月光，送下了枯枝的瘦影，榆楊樹如鬼魔一般地，這時：他的心像暮秋的落葉覆落時的飄蕩着，一幕傷心的景物，立刻重映在他的眼前，刺痛了他的心。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喲！多麼可憐的一晚，祇要是他澎湃的腦海裏，依然迴響着一葉記憶的孤舟的時候，他是永遠也忘不了那夜的；

天心一樣地也有月兒，而且，一樣的是個初冬的夜晚，月華溫柔的撫摸着田野，大地上披了

一件銀色的大衫，山僧像灰色的波瀾向遠處的天洶湧，田野靜靜地在做着一個愛情的夢，它夢見了春姑娘在招呼它，在向它點頭微笑，這時：秋含淚瀉瀉地倒在他的懷裏，香體與月色織成了一面迷惑的網，一股青春的火力，直是在他們心扉內燃燒，燃燒……他倆緊緊的擁抱，縱情的長吻；他倆忘却了世界，忘却了……可是：不久他倆想到了明天就是勞燕分飛的時候，他們又相抱的痛哭着，他倆似應到了末日，心碎了，腸斷了；他倆眼前祇是一團黑，他倆開始嘗到了邱辟特的箭的煩惱……

天上一朵黑雲吞滅了整個玉兔，世界沉浸在悲傷，悽涼，黑暗……

「秋！可是這是父親的命令呢！我一定要到昆明去，這裏謠言很多，敵人隨時隨時可以佔領這裏的，我很難再跟學校同走了，我就心你……」他的喉頭梗塞了，哭呀哭……一切都在哭泣中。

去吧！別要廉價拍賣了你的青春，假如我這噩殼，依然還是屬於我的話，那麼！我終於是你的人。」最後秋說，聲音是如此激昂而中肯，這對於他，無異是一副興奮劑，如是：終於他笑了，笑像著雨的春花的蓓蕾，迎着陽光，慢慢地開展在他的眼角。

月亮透過了重雲，大地重歸明亮。

「記住！我的愛人！我的維納斯呀！別忘了今

不用槍，纏着我這副鋼筋鐵骨，要給你一點厲害看。」阿蒙放了卜文，兩手握拳。「你自以為聰明，把我當寶，侮辱我的人格；你居心險毒，吃不慣醋，嫉妬我與朱愛蓮的愛情，用假信來挑撥，你能幹，你的目的是達到了，今天有本事，再來和我顯顯身手，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阿蒙舞手舞腳，咬牙切齒，憤恨極了，卜文到底心虛，縱想否認，也說不出一句話，一時前後左右教室的同學蜂擁而來，觀看熱鬧，一部份同學覺得這事非同小可，從中調解，把兩邊攙出外面而散步，卜文平時很調皮，這次卻不得不示弱，好像馴服了的綿羊，任憑對方宰割，阿蒙有着一顆慈悲心，大概是看見對方非常怯弱，起初來勢雖凶，要求卻不高，並不一定要和對方大戰一場。調解的同學問他怎樣才滿意，他說：「第一要口頭道歉；第二要請所有知道這事的同學的客，並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卜文除對請客人數稍有變通外，其餘都一一照辦，一場啼笑皆非的悲喜劇，就在杯盤笑語中結束。

宋江題壁詞

宋江會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銀箏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段，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杏花汀畔，皓月空梁碧。六六鴈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悶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國立政治大學 魯承吉

夜的話。」「最後他對秋說，秋呢？誰是哭着，哭着……」

天上有月，月影嫵媚；他倆就是這樣的別了！

而今：他回到了故鄉，被蹂躪後的故鄉，風景依然，可是：秋呢已變了節，已經是繼的人兒了，他感傷，哭泣……

鄉居小品

幾次他想到繼的家去找秋，他要掏出他滿是創傷的心靈獻給秋，使秋爲他酒一點同情之淚。可是「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勝利者的繼，帶着一種侮辱的驕傲和猙獰的冷笑，使他幾次

（一）李樹
門前那塊凹凸的荒墟，就是我同年生——李樹的生活台。
李樹，它在世間已二十度韶華了，個兒那麼高，那麼大了。
冬天，它脫盡了衣衫，一絲不掛的獨立着；雪片撲來，北風喊來……像一個騷人一樣搖首吟哦！

春光和煦，羣芳競艷的時候，它也悄悄地披上了一件翠綠的長衫，也盪盪抹香呢！像一個望郎的少婦，望穿秋水似的呆立着！

夏天來了，它像一個腹產的孕婦，面黃肌瘦，脫得沉重地，漸漸地透出了淡黃的，深黃的，鮮紅

的駭懼着，做梦也不能和秋見面了。

夜漸漸地深沉了，月兒移上了天心，星星不覺零落了許多，大地在酣睡中。

「嗚嗚」一聲，雁兒沉重的掠過了夜空，似乎在爲他吊唁着不幸，西風從北國帶來了嚴寒，拂過了柳梢，柳梢在搖曳的弄着節落的月影，他打了個寒顫，夜更深了。

這時他彷彿聽到秋說：「……假如我這噩數還屬於我的時候，那末！我終於是你的人了。」

——完——

省立吳奇鈞一師

的許多小夥子，俏皮笑臉的在對我們招手哩！

秋天，它像個容者繫着一把遮陽傘。

一次，我一壁吃着那蜜棗地李兒，一壁聽得媽

媽說：「滿兒！生你的那年春，你爸在走馬坪（產

李有名地）帶回了一株李苗，隨即就栽在門前那荒

蕪地方，李樹有了出息哩！……」

現在，李樹的枝椏上又滿掛着一張張的綠臉，

且眨着無數的鬼眼呢？這傢伙，不又是李樹的出息

了嗎？

「……李樹有了出息哩！……」說得多響亮！

呵！他老是深刻在我的心坎！

（二）被辦棄了的齒輪

我不經意的又訂上了那被辦棄了的鏘了的齒輪

，在桌上。

它，像一堆腐蝕了的骸骨，靜靜地躺着。

午夜，死一樣靜的廣漠，漆桶似的墨黑，墨黑

呵！

案前綠豆大的燈火，被風捉弄得消失在消失，消失

！我的青春不也是在這樣的消失嗎？

夜鷹叫破了曉子的像申訴，像哭泣，……

我的情緒在沸騰，心靈跳躍得將送出胸腔！

它，不是也曾經在悠長的歲月里猶穆地工作

過嗎？現在，終於因工作的機能喪失而被擱棄了

呵！

同時，我更憶起了好一些被辦棄了的褐色的或

瑰，薔薇，水仙……

生命，那樣「是花」（即花炮）般的瞬間閃爍

燦爛的故事，盡量撲索的是「傻子」，然而盡量滑

極又有何裨益呢？……

它，在嘆息，……

它，雖是黝黑的深紫色，然而，黑暗里却隱約

着絢爛的光輝，——是磨礪過的創痕——是無法磨

滅的史跡！

好在，壁上的時鐘依然是「鏗！鏗！……」的

響着，它纔有了一絲慰藉。

人生呵！如夢，如戲，……我正像那時鐘裏轉

動的齒輪，一天沒有破壞即一天沒有休止！

我愛那污濁荒墟里的美麗鮮花。

我愛那渺茫沙漠里的跋扈旅客。

……

被辦棄了的齒輪呵！誰明瞭你的勞苦，清高！

……

……

……

……

……

……

……

……

……

……

家

省立帆影

日子很快的溜過去，看着稻苗漸漸的長起來了！

一天早晨，濃雲密佈在天際，雖天亮了，大地上還陰沉沉的，好像灰色的黃昏又要到來。忽然珠大的雨滴打得瓦上價響，傘下驚雷，可真是從未見過的大雨啊！……連續了兩個鐘頭，屋前屋後的船脚下水來了，只聽到潺潺的水聲，小孩子們赤着足，天真的在那裏戲水，他們似乎想水再大一點，好獨小船——硬殼紙做的小船！

正午的時候，山村裏成了澤國，河水滾出堤岸，在田野裏橫流，屋簷籠着湧下來，家裏的人跑到山腰避水去了，就在這幾個鐘頭之內，溫和的家，隨流水東去！

天時真測，竟事滄桑，迎面而來的是一段艱辛的日子！

流亡！我們含着眼淚和苦難掙扎，不久在一個破曉家裏住下來，是吃人家的飯度日子，一日兩日……好悠長的日子啊！深夜裏，我常聽到父親在夢裏嘆息！低泣！日中他也是那樣一幅可怕的面孔，從來沒有見得一絲的笑容，他待我們已漸漸不如往日了！

秋天來了！姊妹出閣的日子近在目前，我和弟第也要進學校求學，父親又是一個情面獨深的人，自不願久久的做着人家僕日，於是為了建設毀後的家，為了使兒女受到相當教育，不得不以他養老

的生命和環境鬥爭，想要開闢一條新生的路。

一個月以後，接到一位朋友的來信，他決定到常德去謀事，母親知道他他是近五十歲的老頭子了，受不住外面的風波，但是生活的籠子在緊逼着，誰敢去動阻他呢？於是，他把家事稍為料理以後，在一個風霜冷冽的秋晨離開了家！

臨別的時候，他對母親說：「我去了！你們當心些。」很不自然地，硬着喉頭，似乎什麼東西塞住了口一樣，當時我的心房碎了，但是我還想不到這就是和他最後的訣別！

不久，他從遙遠的山國寄來了家信，很幸運地他已在某一部隊裏做事，而且每月除用費以外，還可積蓄得幾百塊錢，幾百塊錢，在當時也有相當的數字呢！

時間算將人間的凄苦和悲痛漸漸地帶走了。北風起了，木葉黃落，蕭殺之氣充滿人間，父親從軍次中又寄回了家鴻。他說：「近來天寒日甚，身老殘軀，還非昔日可比，頭腦發眩，手足麻木，似有大病將臨之兆。」母親看了信，像瘋狂了一樣，她星夜趕到城中，打了個電報，要父親扶病回家。可是，遙遠的路程和軍隊的紀律，怎能容許他呢？

上帝啊！你會知道人間的隱痛嗎？一個淒風苦雨的早晨，噩耗終於來了！母親頓

時倒在地上，家中的一切都寂靜了……

(以上文按 35 號)

保長噙着說不出話，臉透紅地……
「這蛋！莫名其妙的東西！開會是這樣嚇人的嗎？媽的！」媽長拍桌子罵着：

「媽長！現在是民主世界呀！」六老官講：
「保長應該答覆我們！不然就是貪污！……」

「是胡三爺的聲音！」

「你們敢擾亂會場！侮辱鄉保長！目無法紀！這還了得！」陳二太爺狂吼了：

「呵！反了……」袁滿公紅着臉叫喊：

「二太爺！滿公！我們是代表呀！我們為什麼不能替老百姓說公道話呢！」又是胡三爺說：

「既屬不准我們說話，又為什麼選出代表來呢？我們偏要說！」七轎子在發言：

「人來！將他們押起幾個！」媽長命令着：

兩個如狼似虎地鄉兵，拿着繩子，將胡三爺和七轎子捆起，串在柱子上，抽出皮帶，一頓亂打，胡三爺……大叫起來。

大廳上又是一陣巨大的喧嘩……
保民代表都不作聲了。士紳、小學教員在竊竊私語，保長似乎很得意……

最後，由二太爺講情，把他們釋放了，調斥半點鐘，叫他們各自回去。

代表們噤噤着，快快然走了……
媽長笑了！二太爺、滿公都笑了……
保長也露出勝利的微笑……

天上密佈着陰雲，風在吼叫，大地是異樣地沉

淒涼……肅殺……控制着這初冬的南國……

保民代表大會

衡湘中學王小頑

大風上、兩邊齊整地排列着一些

破棧，地下掃得極乾淨。張二——這

年輕的漢子、來往地跑着。一會、拿

着幾張紅綠標語，用米湯把它歪七斜

八地貼在壁上。又匆匆地到槽門口，

將一張長紅紙寫着：「××縣××鄉

第四區保民代表大會」的貼起來……

「張二——東邊房裏有人在喊。

「來了！他答應着、跑了進去。

胡保長一本正經地坐在辦公桌邊

，臉色有點怪難看，一隻手拈着唇上

的短鬚，在沉思着：「今天該怎樣，

方能應付裕如？」

「何先生！十點鐘開會，怎麼祇

差半點鐘，還沒有有人來呢？」

「你老莫急！一老來保上開會就

沒有守過時間，橫豎備了中餐，有什

麼關係呢？」坐在保長對面的何幹事

慢吞吞地回答：

這時、張二走了進來。

「你去找廚房阿大慢點弄飯，然

後做雜事。今天保民代表大會，可不

像往常好要緊的。鄉長老爺，和鄉公

所的主任都會來，你做事要着實些，

保長不會虧負你的！」

「是……是」，張二一連串答

應着……

「要你買紙煙、檳榔買好了嗎？」

「都買了！咳！「喜臨門」的煙

，可貴得嚇人，一萬塊錢，只買八包

，你看下得地不？」

他說完，準備出去，何幹事大整

說：

「保長！單是紙煙不好！陳二太

爺和袁滿公是吃水煙的喲！」

「啊！我幾乎忘記了。張二！快

拿五千塊錢到下屋去，買半包「鶴牌

」條絲來，順便稱四兩紙煤。」他一

邊拿錢一邊說着……

突而、天井外，幾聲咳嗽，保長

三兩步跨出房門，只見幾個農夫裝束

的人走上台階來，原來是四甲的張六

老信同胡三爺，他們遠遠地朝保長招

呼，保長失意且毫不介意地點點頭。

六老信和胡三爺自被選為甲內保

民代表，莫名其妙弄了個把月，才知

道一些，什麼「現在是民主世界」呀

。「老百姓可以講硬話呀」，兩個人

很高興，按時到會。

六老信吸着旱煙，朝壁上貼的紅綠

紙兒翹頭。

「三爺！這貼了作甚麼呀？」

「這是開會的揮子吧！」三爺仔

細瞧着壁上。

「歡迎劉總長指導！」

「歡迎陳××袁××二老先生實

臨！」

「提倡民主！擁護政府！」

「…………！」

「六公！盡是開會的話，多有意

思。」

「是囉！我可惜一字不識，像你

們就好哩。」

「那裏！好笑我也不過認得幾個

字罷了。」

「如今世界真好！百姓有出頭的日子，

可憐幾十年來沒有過一天好的

日子，南邊打北邊，北邊打南邊，好容易

安靜了幾年，又是日本鬼子打戰，天

殺的！鬧得山窮水盡，人絕路絕，要

是去年還不退，可真不得了！政府打

了勝仗，實行老百姓的辦法，讓我們

吐口氣，這不是出了頭吧！」他有點

兒發噤了。

「是的囉！今天我們要憑良心說

幾句話給保長聽，不然，又當什麼代

表？」

門外，陸續地來了一些人，二甲

的王七鬍子、徐四哥、七甲的楊四甲

總，八甲的任貴大公……都是粗手

粗腳的這地農民，大家七零八落地坐

着，高聲談笑着……

貴大公！你那甲福大老信沒來嗎

？」

「等下就來的！她要把家事料理

好才走，你老曉得他誰皮氣的。」貴

大公安閑的樣子。

「四甲總！今天我把欄谷和抽壯

丁兩椿事，要向保上講講，你說哩？」

「當然！我們四保黑幕真太多了

！」

「不是嗎？比方這次發灰麵的舞

弊，太笨人了，我要問問保長，到底

什麼鬼道理。」

「橫豎現在是民主世界，說了怕

鬼！我七鬍子今天硬要說幾句公道話

！」

……大廳上一片熱鬧！

穿長衣的士紳，穿中山裝的小學

教員，來了一些，他們坐在一塊談文

明話。

保長趕忙出來照料，賠着笑臉……

……

大門口進來一頂轎子，保長迎了

上去。

鄉長大踏步走上階基，槍兵緊隨

着他，大家都站起來迎接……

「鄉座公安？」保長打頭問着。

「還好！」他微笑了。

「你們願意去！槍兵聽了離開堂屋。」

「賀保長！陳二太爺和袁滿公怎的還未賜臨？是不是要派人催請一次？」

「好的……我想該快到了吧！」

何幹事叩見了鄉長，呈上一份報告；順手遞上一支香煙，擦燃了火柴

……

鄉長看了一跟，微笑地吸燃而後

……

何幹事換次都裝了煙，大家在吞吐雲霧，張六老僧却珍重地藏在口袋

內。

大廳上一團團私竊着……

忽的、張二氣忙跑進來，滿頭大汗，一種惶急的樣子……手裏拿着條絲煙和紙煙。

「保長！山那邊一路人，兩乘轎子。」

「鄉座！陳二太爺他們賜臨了。」

鄉長站起來，步下台階；大家跟着他，向大門口走，迎接兩位大老去

……

對面一行人，橫過田壩，直向這裏走。

「前面的綠呢轎，是二太爺；白番布大轎，是滿公。」穿長衣士紳甲

的朱和先生熟悉地說：

「不錯……」鄉長手指着說。

「一刻，兩乘轎子到廳了，鄉長、保長、士紳……迎過去，朝轎子

內問安；二太爺、滿公叫了兩聲，後面跟着幾個士紳和管家。

兩乘轎子直抬到堂屋裏擱下，大家跟着。

二位大老低頭出了轎子，朝四周目光一掃，轎子搭了下去，二老坐上準備好的靠椅。

「二太爺！滿公！福體康吉！」

鄉長首先問：

士紳、小學教員……換次問安。

保長恭敬地拿着水煙袋，雙手遞上。

「辱承二位大爺光臨，分外感激！保長得意地阿諛着，不知怎的想了這兩句話和氣地說：

「那裏……」二位大老也微笑了。

保長吩咐廚役開飯，張二掃席。

四桌席擺在西首舊屋裏……

「二位太爺！鄉座！各位士紳！請坐去吧！」保長又阿諛的笑着……

人向西邊橫屋走去；不用說，大老、鄉長、大士紳、都坐了首席。幾個農民，却縮在屋角那一桌，不作聲地坐着。

上菜了，又是一陣譁笑。保長和

幹事來回敬酒，卻不會來屋角這桌，

「哈哈……」胡保長太客氣了！

「二太爺說：

「不敢……」保長跑了近來。

「各位不嫌菜壞，多吃一杯淡酒！」

「好的……」鄉長！乾一杯！

滿公說：

「乾一杯！大家都乾一杯！」鄉長起立。

然而，儘管那湯熱開，屋角裏却很寂靜。

「四甲總！我們也吃一杯吧！」

徐四哥說：

「也好！乾點酒，等下子好說話！」

「這要吃雞！請……」張六老當拿着筷子，指着桌上，向大家招呼。

「娘的！牛吃包衣自吃自！」

他們到好要，還不是老子們吃虧！」

任貴大爺低聲說：

七轎子也有點兒憤怒了！經過點多鐘，飯總算吃完了。洗臉的、漱口的，又是一團糟……

保民代表大會。承各位光臨。兄弟異常興奮！敬請就保內事項，提出討論和指示！」保長說了這幾句話，坐了下去，眼睛却滴溜溜地瞧着四周。

鄉長也官腔十足地訓了一頓話，士紳中，也有幾個發言的，無非是皮毛上幾句客氣話而已……

「鄉長老翁！各位士紳，今天我們四甲總！有幾句祖話報告！」桌下面站起來一個黧黑漢子。

「我們這保，從劉保長任事以來，三四年儘是黑幕。原先是沒有王法的時局，現在是老百姓說話的日子了。所以我懇請保長答覆兩語：

一、三十二年，本保出了幾十個壯丁，那一筆慰勞捐，那事去了？

二、今年派購餘糧，不找大戶，偏找着我們為難，送去了去至今沒有錢發，聽說保上領了已三個月，為什麼不發給我們？」

「四甲總！」一副不平日憤憤的樣子。

保長支吾着……大廳上沈靜了

一下！

「再有一點，今年熱天裏，政府發夾麵餅災、怎的窮人吃的少，保辦公處的人，一個幾袋，這個太不公道理了？」

七轎子憤憤地說：

「太不公道理了……不行！」代表們一陣鬧聲。

（以下文接33號）

深心的苦悶

省立 陳參庭

夏深了。天氣的炎熱，也算是盡了它的能事，烈日更如盤伏在密閉室中乾曬似的，酷熱和苦悶，雙管齊下，可真是壓破人們的氣管了；說得露骨一點，恐怕連呼吸也會感覺迫促起來。大人先生以及少爺小姐們天天都是忙著乘涼覓趣，但在勞苦窮年的農人，却依然是片刻不停地在烈日下、汗浴裏、工作着、掙扎着、要不是饑餓的鞭子，緊隨在他們後背的話，說不定他們也會擺下笨重的工作來，休息一下下吧！因為他們並不是無知覺的人種呵！

暑假來了二分之一，工作卻毫無展開，假前的讀書計劃，又不過是往年的一團泡影，明日的過世黃花，利用假期下苦功，在我的是一件萬萬不能的難事；「一日三餐外，不是憂思便苦賦」，真是我暑假中生活的寫照了！雖然，有時我也曾估計到自己的程度，自己的春秋，憧憬到將來的前途，終身的歸宿，便不由的發生了一種莫大的恐怖和戰慄，但經過了這一陣恐怖和戰慄以後又是憂思，苦賦，……故爾復萌。

中國人的通病，就是名利慾過大，責任心太少，不說別的，單就中國有名的郵政來說：在上層機關固屬不錯，但一到鄉下，因為薪俸和督制的

不良，掌櫃的根本置之漠然，來往郵件弄的一塌糊塗，報紙新聞實在無法收到，明明一個好好的日，卻無形中作了聖謬，國際國內的變幻情形，政府地方的生活動盪，簡直是「半點不知」，生活變成了沙漠，到今天才悔氣不該在學校裏養成了中午看報的惡習！內亂到甚麼程度了？北塔山事變，又是如何了麼？……這一連串的疑團史跡，時常在我腦海中纏繞，盤旋；夜裏做着奇異的夢，紫色的，藍色的，雨水的調和，禾苗的榮盛，給農民帶來了希望——不是給坐地收租，和高利貸剝削者，——早的且已開始

寄到遠方

多少黎明，我在熾微的晨光裏憂神，多少黃昏，我在碧清的江岸徘徊。多少午夜，多少月明，我都懷着一顆寫不出更說不出的心情，為了什麼，聰明的，你想一想。

客氣是友情的障礙。你說對不對！我很謝謝你應得我起，對我有過衷心的傾訴與勉勵。我們間已沒有客氣的高牆，建立我們應該更加坦白的攜起手來，建立我們更進一步的友情，從別離與相思的歲月裏。

近來，我體味了人生的真諦，我認識了淒涼的社會。在苦難的日子裏

黃熟；但是隔收穫的時期愈近，農民的饑荒，也愈來得嚴重，同時高利貸的魔術，也愈要得驚人，嚙兵又接踵而來，過去的積弊依然的存在，娘啼子哭的慘劇，和送別餽餉的奇話，似乎又成了家常便飯，總保甲長儘可鼓舞一時了！有人說：鄉村的生活，比都市生活來得清幽，但我卻以為鎮村生活比都市生活更黑濁！更黑暗！

「薄紙裏裹中心悶，素筆難舒五內愁」。夏天這中漫長的日子實在太够人苦悶了，真不知要「待何時，風靜天涯」才「苦悶沉心底」。據說人類慣常賦有共鳴的靈感，尤其是青年！聰明的！聰也該不以為這是「無病的呻吟」吧！

省立 胡有祺

，在荆棘的路途中，我深深地知道了誰是朋友，誰是路人，什麼人關心我，什麼人鄙視我。爲了這些，我有了新的人生觀，新的處世態度。漫長的前路，我將換過一種步伐來邁行。不過在旅途中，我很渴望每一個友人甘露般的聲音。林，在年輪上說起來，你是我。妹妹，在知識上說起來，你卻是我。

做姐姐的對弟弟不是該好好教導嗎？林，以後我希望你能够給我一盞光輝燦爛的明燈。聰明過人的人，當然有過人的長處。這是聰明人的長處，但也是聰明

人的危險。林，當我第一次看到你那活潑的眼珠，聽到你那過人的言語，我就有些爲你擔憂，生怕你爲多愁善感。不幸如我所料，你總是愛想一些用不着想的東西，憂慮一些用不着憂慮的事情。結果，你被危困在愁城。你要知道，你笑，世界就跟着你笑；你哭，就只有你一個人哭着。那又何苦呢？林，明白了我的話吧？有什麼事情我們儘可大家討論，彼此幫忙，千萬別一個人去空愁空怨。我相信我也有一些力量，能够解決你的困難。我們仗裏又快又要放暑假了。日子是這麼空空洞洞地溜走，真急人。多久不見了，你也許長了幾分，許了一點。因爲昨夜的夢裏，你已不是往日那消瘦，而更現得年青有力了。

同學們太鬧了，再也寫不下去。我懷着感激的心情，我憑着當空的明月，在遙念你，在祝福你。這清涼如秋的夜晚，我願你微笑在淡淡的燈光裏。

湖南青年

第八卷 第四期

社長 李樹

主編 劉楚威 劉青

發行者 湖南青年月刊社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社址 長沙熙寧路